

# 黄帝四经原文今译对照读本

## 目 录

《经法》 .....	1
道法 第一 .....	1
国次 第二 .....	3
君正 第三 .....	4
六分 第四 .....	6
四度 第五 .....	8
论 第六 .....	10
亡论 第七 .....	12
论约 第八 .....	14
名理 第九 .....	15
《十大经》 .....	17
立命 第一 .....	17
观 第二 .....	18
五正 第三 .....	20
果童 第四 .....	21
正乱 第五 .....	22
姓争 第六 .....	24
雌雄节 第七 .....	25
兵容 第八 .....	26
成法 第九 .....	27
三禁 第十 .....	28
本伐 第十一 .....	29
前道 第十二 .....	30
行守 第十三 .....	31
顺道 第十四 .....	32
名形 第十五 .....	33
《称》 .....	34
《道原》 .....	38

# 黃帝四經原文今譯對照讀本

## 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校定釋文

此校定，釋文是从本书中辑出的，它以帛书整理小组佚书本本经法本为底本，既吸收了前人的成果，也有笔者的拙见。文中（ ）号表示所释异体字和通假字。[ ]表示所补字。 号表示勘误。字右标的·表示衍字。 表示缺文。另外，明显为衍字的，已据删，不再重出；明显为错字，也已据改，也不复出；明确为通假字，出现频率又极高的，如（也）刑（形）胃（谓）央（殃）等等，则直接出正字。最后，校释和补字如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说法的，本文只能列出一种，其他说法详见本书。

[注：以上及以下见陈鼓应先生《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6 月版之“附录”电脑字库中无的字以能组合的组合之，不能组合的以 代之，并尽量说明部首组合。）]

## 《经法》

### 道法 第一

《经法》是古佚书《黄帝四经》的第一篇，共分九节，是讲论自然和社会中所存在的恒定法则。

首论“道生法”及“法”的重要意义；以下则分别论述如何征战伐国；治国之次第；判断“六顺”、“六逆”的标准；理顺君臣、贤不肖、动静、赏罚诛禁四个对立关系；“执六柄”、“审三名”的人事之理要取法“建八政”、“行七法”的天道；决定国家兴亡的主要因素便是考察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着六危、三壅、三不辜、三凶、五患；天道、天理与对其进行取法和再现的人事之理乃是“道”的合成大要。静观悟道、循名究理、循法执度三者有机结合，乃《经法》之大要。

#### 【内容提要】

〈道法〉是《经法》篇的总论，主要论述道和法，以下各章都围绕道和法来展开。开篇先说“道生法”，这是在揭示法度建立的依据；并在总体上说明法的重要性。

接着从“四害”、“四无”两方面指出道的重要性、基本内涵及如何获得道；并论述了治理国家、建立刑名、掌握道三者之间的关系。

然后提出了“当”、“不当”、“平衡”（都是指“度”、适度）等一系列概念，并提出了适当条件下的对立转化学说。

再次，叙述了去私执法的思想及正、奇（治国使用的常规和非常规手段）取决于事的观点。

最后，阐明了主道、臣道各有分际的观点。

#### 原文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故]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

虛無形，其■{上叔下衣}

#### 今译

宇宙本原的“道”产生了人类社会的各项法度。“法”就像绳墨辨明曲直一样，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得失。因此圣人既已制定出了各项法度就不可违犯它，法度一旦设立便不可废弛。所以说如果能够以绳墨法度自正，然后才认识天下万物之理而不会迷惑。

道体虚空无形，寂静玄远，万物赖以以生。人一降生便有患害随之，这是因为人的原性中存在着欲望原并且这种欲

（寂）冥冥，萬物之所從生。生有害，曰欲，曰不知足。生必動，動有害，曰不時，曰時而[忤]（倍）。動有事，事有害，曰逆，曰不稱，不知所為用。事必有言，言有害，曰不信，曰不知畏人，曰自誣，曰虛誇，以不足為有餘。

故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敗，或以成。禍福同道，莫知其所從生。見知之道，唯虛無有；虛無有，秋毫成之，必有形名；形名立，則黑白之分已。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無執也，無處也，無為也，無私也。是故天下有事，無不自為形聲號矣。形名已立，聲號已建，則無所逃迹匿正矣。

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靜，至靜者聖。無私者知（智），至知（智）者為天下稽。稱以權衡，參以天當，天下有事，必有巧（考）驗。事如直（植）木，多如倉粟。斗石已具，尺寸已陳，則無所逃其神。故曰：度量已具，則治而制之矣。絕而復屬，亡而復存，孰知其神。死而復生，以禍為福，孰知其極。反索之無形，故知禍福之所從生。應化之道，平衡而止（已）。輕重不稱，是謂失道。

天地有恆常，萬民有恆事，貴恆賤有恆位，畜臣有恆道，使民有恆度。天地之恆常，四時、晦明、生殺、輶（柔）剛。萬民之恆事，男農、女工。貴之恆位，賢不肖不相放（方）。畜臣之恆道，任能毋過其所長。使民之恆度，去私而立公。變恆過度，以奇相禦。正、奇有位，而名[形]弗去。凡事無小大，物自為舍。逆順死生，物自為名。名形已定，物自為正。

故唯執[道]者能上明於天之反，而中達君臣之半，密察於萬物之所終始，而弗為主。故能至素至精，惜（浩）彌無形，然後可以為天下正。

望永无止境。人生则好妄动，妄动必有患害，具体表现在不能相时而动，甚至还逆时而动。妄动必妄举事，举事则患害随之，具体表现在行事违逆事理，或者举事不量力而行，甚至行事不知功用何在。凡人举事必有言说，有言说既有患害，具体表现在言无征而爽信，或者口出大言不知尊敬他人，或者明明做不到的事情却声称能够做到，或者言过其实虚浮夸诞，甚或力所不及却偏扬言力量大有富余。

所以说宇宙万物万事都生于道，其死生成败都由道决定。祸福同出一门，人们却不知道它们产生的原因。要想明白死生成败祸福的道理，只有依靠道了。依靠道，就能把握所出现的细微事物的形和名，形和名的观念一旦确立，那么是非黑白的分界也是随之确定。圣人所示范于天下的，便是变通而不固执、功成而不居、顺时而动不妄作为、处事公平正直不以私意。因此天下之事，便可以在形名确立、名实相符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得到治理。各项法令制度都已设立，名分、官职都已建置，那么天下万物就都在得道的圣人掌握之中了。

心胸广阔，能包容一切的人是精明的，最为精明的人总能建立功业。遵循正常法则的人才能达到因时而静的最高境界的静（至静），至静的人就是圣人。大公无私的人总是睿智的，最为明智的人可以成为天下所取法的榜样。如果用法度来审定是非，并且参照自然、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么天下之事，都可以得到有效的验证了。事物繁多，如同仓中粟米。然而法律制度一一设置具备了，那么再隐微妙的东西也无法逃脱。所以说：法度已然具备了，所有事都可以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了。断绝了的世祀会重新接续，灭亡了的国家又重新出现，谁能知道其中的奥秘呢？衰败的国家又变得兴盛了，祸事又变成了福事，谁能知道其中的究竟呢？只要反求于道，便可以懂得上述祸福、死生、存亡等产生和转化的原因了。应付事物变化的具体方法，就在于掌握平衡和适度，轻重不当，便是失道。

天地之间存在着永恒的规律，天下百姓都有各自从事的固定的工作，贵贱高低也都有它们确定的位置，使用下臣有确定的方法，统治百姓，有既定的守则。四季更迭、昼夜交替，荣枯变换、柔刚转化，便是天地间所存在的固有规律。男耕女织，便是百姓所从事的固定工作。有才德和无才德的人不能处于同等的地位，这便是贵贱都有它们确立的位置。选任官吏时，职位的高低要与他们的能力相符，这便是使用下臣的确定方法。去私门而行公道，这是统治人民的既定守则。如果一旦出现了不正常或超越了常规的事情，就要相应地采取非常规的手段加以控制。而治理国家所使用的常规和特殊两种方法是各有位置因事而施的，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在判定一切事物的概念与情况时也就不会发生偏颇了。事物无论巨细大小，都有它们各自存在的确定的空间。而逆顺死生等一切情况的发生，都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根据性质就可以准确地界定事物的名称和概念了，事物的情况和对事物的概念既已确定，那么就可以对该事物做出正确处理。

圣人不但能体悟自然运行的规律，还能了解君道和臣道所应存在的分界，又能详察万物发生及终结的内在原因，然而却从不以天地万物的主宰自居，所以，他能深刻广泛地去观察体悟万事万物，并成为天下的楷模。

## 国次 第二

### 【内容提要】

〈道法〉是《经法》之的总论，本篇实即《经法》正文之首篇，讲论为政治国所当遵循的正常法则。本篇讲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攻伐战争中，存在着三种情况，其一，不极不当。其二，过极极过当。其三，合极合当。不尽天极天当（未达到天道所规定的准度）或超过这个准度，都会受到自酿祸患的惩罚。只有合极合当（“尽天极，用天当”），即恰恰合于天道所限定的准度），方是兵戎之道。

二、论述了“五毋”、“五逆”。

五毋、五逆仍是天极、天当的衍神。五毋、五逆中，兵戎为首，其次务农，其次任地，再次治民，最次驭下。循此次序治国，是须循的正常法则。

通法为统，道治兵戎，然后是农、地、民、臣，这是《四经》处在战乱中的治国方案脉络。

### 原文

國失其次，則社稷大匡。奪而無予，國不遂亡。不盡天極，衰者復昌。誅禁不當，反受其殃。禁伐當罪當亡，必墟其國，兼之而勿擅，是謂天功。天地無私，四時不息。天地立（位），聖人故載。過極失（佚）[當]，天將降殃。人強勝天，慎避勿當。天反勝人，因與俱行。先屈後伸，必盡天極，而毋擅天功。

兼人之國，修其國郭，處其廊廟，聽其鐘鼓，利其資財，妻其子女，是謂[重]逆以荒，國危破亡。

故唯聖人能盡天極，能用天當。天地之道，不過三功。功成而不止，身危有殃。

故聖人之伐也，兼人之國，墮（隳）其城郭，焚其鐘鼓，布其資財，散其子女，裂其地土，以封賢者。是謂天功。功成不廢，後不逢殃。

毋陽竊（察），毋陰竊（察），毋土敝，毋故執，毋黨別。陽竊（察）者天奪[其光，陰竊（察）]者土地荒，土敝者天加之以兵，人執者流之四方，黨別[者外]內相攻。陽竊（察）者疾，陰竊（察）者几（飢），土敝者亡地，人執者失民，黨別者亂，此謂五逆。五逆皆成，[亂天之經，逆]地之綱，變故亂常，擅制更爽，心欲是行，身危有[殃。是]謂過極失（佚）當。

### 今译

为政治国如果失去正常的法则，天下就会不安定。攻夺他国之地而不分封给贤者，便不能真正灭亡其国并长久地占有它。在征伐他国时，如果不能最终达到天道所限定的准度，则经过征伐本已衰落的国家会重新振兴起来。在讨伐乱逆禁止暴虐时如果未达到准度，反而会招惹祸患。在诛禁理当治罪理当灭亡的国家时，必须一鼓作气，使其成为废墟。兼并了其他国家但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是冥冥天道所促成的功绩。由于天地的公正无私，才有了四季、昼夜、存亡、生死等现象的正常循环。因为有了天地的各当其位，所以圣人才能够成就万物。任何事情如果超过了天道所限定的准度，都会受到天降祸患的惩罚。在敌国尚处于强盛时，要谨慎地避开它。当敌国由强转弱时，就应该乘机去征讨它，这便是先屈后伸的道理，而这也是由天道所决定的；由于受到天道的指导，所以一切功德人都不能独自占有。

兼了他国之后，便修治其城郭，占据其宫室，享用其钟鼓声乐，贪取其资财，霸占其子女，这些做法是大逆天道的取败之道，必然导致国家危殆而最终灭亡。

所以说，只有圣人在治国用兵时，才能够合于天道。天地间的道理概括起来不过是“三功”而已。如果成就此三功再觊觎其他，那么就难免有祸殃之危了。

所以圣人的征伐之道是，兼并他国后，要拆毁它的城郭，焚毁它的钟鼓，均分它的资财，散居其子女后代，分割其土地赏赐贤德之人，总之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功绩是天道促成的。这样才能功成而不去，然后方能没有患祸。

在诛伐征讨敌国时，不应从护生存养对方的角度去审度问题，而在务耕农桑，不要从刑虐死杀的角度去审视问题。不要过度地使用地力而使土地凋敝，为政治民，不可偏执一己之私。治臣驭下，不使其拉帮结派。征伐敌国不尽天极而空怀存养之心，则天反夺其声名。劝农而有刑虐之意，则必导致土地荒芜，过度使用地力，稼作无收。国力贫弱，则必有外兵侵侮。人主偏执一己之私，强奸民意，必被人民逐放而流徙四方。君主驭下无术，臣下结帮营私，党派纷争，则必有内外相攻之患。违逆诛伐之道，必受其殃。违反耕种之宜，必导致饥馑年荒。用地失度，必被侵失土。偏执己见，必失民心。党派纷争，必导致国家大乱。这些做法被称为五逆，即是搅乱违背天地的纲纪常道，改变破坏旧制和常规的做法；专断法令、私设制度，更动律令差乱无常，一意孤行，不知改悔，最终会殃及自己。这些的作法叫作违反天道。

## 君正 第三

### 【内容提要】

“君正”即“君政”。本篇论述国君如何为政理国。

为政包括内政和外政。所谓内政，概括地说，就是要使臣民亲上。具体说，就是要进贤退不肖，使臣亲其主；通过节民力、毋夺时、节赋敛、去苛事等政策，使百姓亲上。而内政治理的目的，就是要使臣民从戎征战，兼人之国。

处政的方针，概括的说，就是文、武并行。具体说，该征诛讨伐的国家就要去征诛讨伐它，该联合保护的国家就要去联合保护它，而外政的最终目的，则是使天下归顺，实现一统。

### 原文

一年從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發號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一年從其俗，則知民則。二年用[其德]，則民力。三年無賦斂，則民不培养目幸（倖）。六年[民畏敬，則知刑罰]。[七]年而可以正（征），則勝強適（敵）。

俗者，順民心也。德者，愛勉之[也]。[有]得者，發禁斲[弛]關市之正也。號令者，連為什伍，巽（選）練（揀）賢不肖有別也。以刑正者，罪殺（誅）不赦也。[畏敬者，民不犯刑罰]也。可以正（征）者，民死節也。

若號令發，必廋而上九，壹道同心，[上]下不■{左走右斥}，民無它志，然後可以守戰矣。號令發必行，俗也。男女勸勉，愛也。動之靜之，民無不聽，時也。受賞無德，受罪無怨，當也。貴賤有別，賢不肖衰也。衣備（服）不相綸（逾），貴賤等也。國無盜賊，詐偽不生，民無邪心，衣食足而刑伐（罰）必也。以有餘守，不可拔也。以不足攻，反自伐也。

天有死生之時，國有死生之正（政）。因天之生也以養生，謂之文；因天之殺也以伐死，謂之武；[文]武并行，則天下從矣。

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時，時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節。知地宜，

### 今译

君主为政治国的方针应该是，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第二年选拔有德行的人授予官职，第三年要使民富足。到了第四年便可发号施令了，第五年可以用法律来治理百姓，第六年人民就会有敬畏心理，第七年便可以指挥百姓从戎出征了。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习惯，可以掌握他们是非善恶、好恶取舍的标准是什么。第二年擢用其中的贤德之人，百姓就都会努力争取向上。第三年免去赋税征敛，百姓就会生活富足。第四年君主发号施令，百姓都会敬畏服从。第五年用法律来治理，百姓就不敢有侥幸心理。第六年百姓有了敬畏心理，便会懂得刑罚律令而不敢触犯。第七年率民出征敌国，便能战胜强大的对手。

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这是为了顺应民心。第二年擢用贤德之人为官吏，这是通过施爱于民以激励其奋勉。第三年要使民有富足的衣食，就要废除山泽之禁及关口市场的征税。第四年要想有效地发号令，就要按照严密的单位形式把人们组织起来，并挑选人才去管理他们，使贤与不贤的人各有等差。第五年以法律治理百姓，有罪必罚，不可姑息。第六年百姓有了畏敬的心理，便不敢再去触犯刑罚。到了第七年，便可以率民出征并战胜强敌，这是因为百姓会出死效力。

若号令传下，百姓必应声集结而上合君意，齐心一致，上下同心同德，民无异心，这样就可据国防守或出兵征战了。号令发出，百姓必定执行，这是因为服从命令已经养成习惯。百姓争相勉力，这是因为君主施爱的缘故。召之应战，或令之务农，民皆听命，这是君主遵循天时的缘故。人民受赏不戴德，受罚不含怨，这是因为赏罚得当的缘故。贵贱有区别，贤与不贤人就会分出等级来。衣服制度都有一定的规格不能僭越，这是因为它标志着人们的身份等级。国家没有了盗贼，奸诈虚伪之心不生，民无邪念，这是由于百姓富足并且刑罚律令得到了坚决的执行。以充足的国力据国防守，国家就不会被攻取。而国力不足却要先进攻他国，结果反而是自取灭亡。

天下诸国或亡或存决定于天时，国家万事或成或败决定于国政。因此，对于天道使存之国，要顺应天意去联合保护它，这被称之为“文”；而对于天道使亡之国，要顺应天意去讨伐兼并它，这就被称为“武”，文武并举，开下各国就会无不顺从。

使用土地的根本在于因地制宜，恰当的种植适于该地生长的农作物。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关键还在于准确地掌握耕种

須時而樹，節民力以使，則財生，賦斂有度則民富，民富則有俚（恥），有俚（恥）則號令成俗而刑伐（罰）不犯，號令成俗而刑伐（罰）不犯則守固戰勝之道也。

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亂也。精公無私而賞罰信，所以治也。

〔省〕苛事，節賦斂，毋奪民時，治之安。無父之行，不得子之用；無母之德，不能盡民之力。父母之行備，則天地之德也。三者備，則事得矣。能收天下豪傑驍雄，則守禦之備具矣。審於行文武之道，則天下賓矣。號令合於民心，則民聽令；兼愛無私，則民親上。

的时间和季节，准确地掌握农时，还在于如何使用百姓，使用百姓的关键在于使其各自尽力其事。使用民力的关键在于适度。要了解土地适宜于种植什么，并且根据时令来种植五谷。适度地使用民力，就能有效地创造财富，赋敛适度，则人民富足。人民富足，则懂得政教廉耻。廉耻观念形成，就使得百姓习惯于服从命令并且不敢触犯刑罚。百姓习惯于听令，又不敢触犯刑罚，这便是守国则牢、伐国则胜的原理所在。

法度，是至为公正的。以法度来治理国家，而不能任意妄为。创制法度，不能变化不一。依法办事，公正无私，赏罚分明便能取信于民，这是天下治理的道理所在。

省去烦琐的政事，有节度地征收赋敛，不侵占百姓的农时，国家的政治才能安定。君主如果没有像父母一样的严威慈爱，就不能使子民有效地为之效力。君主若具备了待民如子的德行，便是德如天地一样广大。如果做到了去苛事、节赋敛、毋夺时（或译为：赏罚相济，恩威并施），那么万事都可以成功。如果能广招天下骁健之士，那么就如同有了最好的防御武备，懂得了实行文武共举之道，那么天下就都会归顺了。发号施令能够合于民心，人民才能自觉地听从命令。君主如能德施广溥，秉公执法，那么就会得到百姓的爱戴拥护。

## 六分 第四

### 【内容提要】

本篇所讲述的，认为“六顺”与“六逆”是决定国家存亡兴坏的分界。君主施行赏罚和征战的依据，即在于正确地判断“六顺”与“六逆”。

其中君主有效地掌握权位，理顺上下关系，则是本篇笔墨着力之处。

治理本国，兼人之国，“王术”是必须讲求的。因此，本篇从国家的安与危，强与弱正反两方面论证了掌握“王术”的重要性。

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是“王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篇从结果论入手，为“重士”和“贵有知”的界说提供了坚强的依据。

### 原文

觀國者觀主，觀家[者]觀父。能為國則能為主，能為家則能為父。凡觀國，有六逆：其子父。其臣主。雖強大不王。其謀臣在外位者，其國不安，其主不悟，則社稷殘。其主失位則國無本，臣不失處則下有根，[國]憂而存；主失位則國荒，臣失處則令不行，此之謂頹國。[主暴則生殺不當，臣亂則賢不肖并立，此謂危國]。主兩則失其明，男女爭威，國有亂兵，此謂亡國。

適（嫡）子父，命曰上躋（怫），群臣離志。大臣主，命曰雍塞。在強國削，在中國破，在小國亡。謀臣[在]外位者，命曰逆成，國將不寧；在強國危，在中國削，在小國破。主失位，臣不失處，命曰外根，將與禍■{門內佳}（鄰），在強國憂，在中國危，在小國削；主失位，臣失處，命曰無本，上下無根，國將大損；在強國破，在中國亡，在小國滅。主暴臣亂，命曰大荒，外戎內戎，天將降殃，國無大小，有者滅亡。主兩，男女分威，命曰大麋（迷），國中有師；在強國破，在中國亡，在小國滅。

凡觀國，有大〈六〉順：主不失其位則國[有本，臣]失其處則下無根，國憂而存。主惠臣忠者，其國安。主主臣臣，上下不■{左走右斥}者，其國強。主執度，臣循理者，其國霸昌。主得[位]臣樞（幅）屬者王。

六順六逆[乃]存亡[興壞]之分也。主上執六分以生殺，以賞[罰]，以必伐。天下太平，正以明德，參之

### 今译

考察一国如何关键在君，考察一家如何关键在父。能治理一国政事的堪任其君，能主持一家事务的堪当其父。在考察一个国家的时候，有六种悖逆的现象需要注意：第一是作为太子的具有了君父的权威。第二是作为大臣的具有了君主的权威，这样的国家虽然强大也不能称王天下。第三是谋臣有外志而不能尽忠于本国，这样国家就不会安定，君主意识不到这一点，国家就会受到损害。第四是君主失位，不能行使权力，国家便失去了依托，而大臣此时如能坚守岗位，克尽职守，国家还有生存的基础，虽有忧患尚可保存；君主失位已经使得政事荒废不治，此时大臣再不能克尽职守，则政令不能下达，这便称作“颓国”。第五是君主暴戾无道，赏罚生杀失去准度，臣下贵贱位次混乱，贤与不贤的人并立无别，这便称作“危国”。第六是君主、后妃同时掌政，政令歧出，令人迷惑无所适从，加之王、妃争权，势必导致国家内战，这便称作“亡国”。

太子具有了君父的权威，这就称作逆上，会使群臣不能与君主一心一德。大臣具有了君主的权威，这就称作大臣遮蔽了君主的威望，上述两种情况，发生在大国会是大国削弱，发生在中等国家会使中等国家破败，发生在小国会是小国灭亡。谋臣有外心兼为他国设谋，这是违反常规的，国家将不安宁；此种情况，发生在大国会是大国面临危险，发生在中等国家会使其削弱，发生在小国会使其破败。君主失去王位，大臣还能尽职，这就称作君主尚有依托，但已接近祸患了，此种情形，发生在大国是令人担忧的，发生在中等国家是很危险的，发生在小国会使其削弱的；如果君主失位，而且大臣失职，那么就称作国家上下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根基一失，国家也就将受到绝大的损害了；此种情形，发生在大国会使其破败，发生在中等国家会使其衰亡，发生在小国会使其覆灭。君主行为暴戾，臣下位次混乱，这就称为万事荒废不可救药，外患内乱必接踵而至，违背天理天必降灾，这种情况，无论发生在什么国家都会灭亡。君主、后妃分争权力，导致国家出现二主，这就使国人迷惑无所适从，国家因此会有兵乱，此种情形，发生在强国会使其破败，发生在中等国家会使其衰亡，发生在小国会使其覆灭。

考察一个国家，有六种顺当的现象，这就是：君主不失其位，国家便具备了存在的根基；而如果大臣不能尽职，这就使君主失去了依托，这样的话，国家还可以在忧患中继续

於天地，而兼覆載而無私也，故王天[下]。

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地焉，有人焉，三者參用之，[然後]而有天下矣。為人主，南面而立（蒞）。臣肅敬，不敢蔽其主。下比順，不敢蔽其上。萬民和輯而樂為其主上用，地廣人眾兵強，天下無敵。

文德廢（究）於輕細，[武]刃於[當罪]，王之本也。然而不知王術，不王天下。知王[術]者，驅騁馳獵而不禽荒，飲食喜樂而不湎康，玩好嫖好而不惑心，俱與天下用兵，費少而有功，[戰勝而令行。故福生於內，則]國富而民[昌。聖人其留，天下]其[與]。[不]知王術者，驅騁馳獵則禽荒，飲食喜樂而湎康，玩好嫖好則惑心，俱與天下用兵，費多而無功，戰勝而令不[行。故福]失[於內，財去而倉廩]空[虛]，與天[相逆]，則國貧而民荒。[至]聖之人弗留，天下弗與。如此而又不能重士而師有道，則國人之國矣。

王天下者有玄德，有[玄德]獨知[王術]，[故而]天下而天下莫知其所。王天下者，輕縣國而重士，故國重而身安；賤財而貴有知，故功得而財生；賤身而貴有道，故身貴而令行。[故王]天下[者]天下則之。霸主積甲士而征不備（服），誅禁當罪而不私其利，故令天下而莫敢不聽。自此以下，兵戰力爭，危亡無日，而莫知其所從來。夫言霸王，其[無私也]，唯王者能兼覆載天下，物曲成焉。

生存。君主慈惠愛下（《十大經·順道》說：“慈惠以家人”），大臣忠心事上，則國家安定。君主大臣名副其實，不相僭越，君上臣下一心一德，則國家強盛。君主理政秉法執度，大臣行事遵循事理，則國家昌盛稱霸天下。君主居得其位，大臣集結在君主周圍，這樣便可稱王天下。

六順與六逆是決定國家存亡興壞的分界，君主掌握判斷六順、六逆的標準，並以此來施行生殺、賞罰及果決征戰。天下安定寧和在於君主執度公正以明其德，同時效法天地的公平無私，這樣就可以稱王天下。

君主要想稱王天下，必須參合天時、地利、人事三方面因素，然後才能廣有天下。作為國君就要居得其所，真正行使其作為國君的職權。大臣恭敬，不敢蒙蔽君主。下屬和順，不敢欺蒙其上。百姓和睦甘願為國君效力，地域廣大，民人眾多，軍隊強盛，可無敵於天下。

賞罰公正可極於小民，而刑罰不苟必極於當罪，這是王道的根本。但此外還必須懂得王術，否則不足以稱王天下。懂得王術的人，田獵有度，飲宴有節，珍寶聲色不惑於心，这样的话，發動天下的人從事征戰，就會用力極少而見功甚多，征戰必勝令行禁止。因此會得到福佑，使得國家富強人民昌盛。聖人便會居處其國而佐助他，天下人也都會親近追隨他，但如果不懂得王術，田獵無度，常常沉湎於飲宴，珍寶聲色盡惑其心，这样的话，發動天下的人從事戰爭，就會用力甚多而見功效，戰雖或有所勝却不能令行禁止。因此失去福佑，財物耗盡而倉廩空虛，違逆天道，使得國困民貧。有德能的人便會遺棄他，天下人也要背離他。同時再不能重視知識分子，尊有道的人為師，那麼國家將為他人所有了。

稱王天下的人要具備恆德，有了恆德，還要懂得王術，所以能稱王天下而天下的人却不知其中的緣故。稱王天下的人，看輕一城一地而重視士人的歸附，这样就使國家穩固而自身安逸；看輕財利而尊重知識，所以功成（得，成也）而財生；卑屈己身而尊重有道之人，所以能使自身顯赫而令行天下。因此，稱王天下的人，天下人都會以其為表率。霸主積蓄兵力以征討不聽命令的諸侯國，誅伐理當治罪的国家而不圖私利，所以能令行天下而沒有敢於違抗命令的。除此之外，像那些不講王術，只是凭借武力，為了私利而窮兵黷武的人，身亡國危指日可待，而他們居然還意識不到是因為什麼。至於說到霸王，因為他們能效法天地的覆載天下，公平無私，所以能使天下萬事各得其宜。



## 四度 第五

### 【内容提要】

本篇论证了能否理顺君臣、贤不肖、动静、赏罚诛禁四个矛盾关系，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

首先从反而论证，四个矛盾关系如不能理顺，则结果是失本、失职、失天、失人。

接着从正面论证，理顺了四个矛盾关系，就可以安、治、明、强。

至于如何理顺，答案便是“天为之稽”、“参于天地，合于民心”。

以下则分论四度。比如，论证了审知四度与内政外交的关系；在理论上懂得了四度还应付诸实际；在诛禁问题上如何准确理解“养生伐死”；把握天稽、地稽、人稽是审知四度的关键；用二文一武是诛伐的策略，失天道离人理、恃雄节、名进实退的国家是诛伐的对象等等。

### 原文

君臣易位謂之逆，賢不肖并立謂之亂，動靜不時謂之逆，生殺不當謂之暴。逆則失本，亂則失職，逆則失天，[暴]則失人。失本則[損]，失職則侵，失天則幾（飢），失人則疾。周遷動作，天為之稽。天道不遠，入與處，出與反。

君臣當位謂之靜，賢不肖當位謂之正，動靜參於天地謂之文，誅[禁]時當謂之武。靜則安，正[則]治，文[則]明，武則強。安[則]得本，治則得人，明則得天，強則威行。參於天地，合於民心。文武并立（蒞），命之曰上同。

審知四度，可以定天下，可安一國。順治其內，逆用於外，功成而傷。逆治其內，順用其（於）外，功成而亡。內外皆逆，是謂重殃，身危為（有）戮，國危破亡。內外皆順，功成而不廢，後不逢殃。

聲華[實寡]者，用（庸）也。順者，動也。正者，事之根也。執道循理，必從本始，順為經紀。禁伐當罪，必中天理。忤（倍）約則窘，達刑則傷。忤（倍）逆合當，為若有事，雖無成功，亦無天殃。

毋[止生以死]，毋禦死以生，毋為虛聲。聲溢於實，是謂滅名。極陽以殺，極陰以生，是謂逆陰陽之命。極陽殺於外，極陰生於內。已逆陰陽，

### 今译

君主大臣改变了相互正常的位次就称为逆，贤与不贤人职爵贵贱无别就称为乱，违反了服役务农的时节规律就称之为逆，滥行生杀赏罚之权就叫暴戾。违反了君臣的正常位次就使国家失去了生存的根本，混乱了贤与不贤人的贵贱位序就会使之各自迷失本身的身份职守，动静违逆时令，就会失去上天的保佑，君主暴戾就会失去民心。国家失去根本就会受到重创，贤与不贤的人迷失了各自身份职守就会发生僭越侵权之事，失去天佑则会有饥馑凶荒，失去民心就会遭到天下的憎恨。进退动静，都必须以天道作为法则。天道不远，人事的一切举措都应与之协调。

君臣各安其位就叫位次整肃，贤与不贤的人各安其位就叫贵贱正定，耕战参合于天时地利就称作“文”，伐乱止暴合于天道人理就称作“武”。君臣位次整肃则上下安定，贤与不贤的人位次正定则万事都可得到治理，有文德则政令清明，讲武德则国家强大。上下安定则国家就有了存在的保证，万事治理也会更好地招徕人才，政令清明会得到天助，国家强大则威慑天下。参合于天地，顺应于民心，文德武德并举，君主就会得到人民的普遍拥戴。

深刻体会上述四项准则，大可平定天下，小可安治一国。在内政的治理上能够执道循理而在军事外交上却诛禁不当，则治国之功仍有所损。如果在内政的治理上反义逆理，而只是在军事外交上诛禁得当，那么征伐之功也会失去。倘若内政外交的处理上都违背天道人理，这就是最大的祸殃，君主将身陷危难，还有被杀的危险，并且最终导致国家败亡。如果内政外交皆顺应天道人理，则内绩戎功都不会失去，而且亦无后患。

名不副实，这是不宜取的。顺天道，这是动的特征。中入理，这是静的特质。执守天地之道，遵循人事之理，必须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并沿这条路去安排内政和外交。在征伐有罪之国时，必须符合天道。背盟弃义则进退窘困，征伐行动不合于天意则必受伤损。顺于天理、合于天当，则战争一旦发生，即使不能取得战功，也不会有什么灾祸。

不要从死亡的角度去阻止新生，不要从永生的角度去阻止死亡，也不要虚张声势徒有虚名。名声超过实际其结果反而是无名。在阳气极盛时，反有阴气孕育着，在阴气极盛时，却有阳气萌生着，这种现象，便称作变异的阴阳规律。阳气

又逆其位，大則國亡，小則身受其殃。  
[故因陽伐死，因陰]建生。當者有  
[數]，極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  
人之理也。逆順同道而異理，審知逆  
順，是謂道紀。以強下弱，何國不克，  
以貴下賤，何人不得。以賢下不肖，  
[何事]不[治]。

規之內曰圓，矩之內曰[方]，[懸]  
之下曰正，水之[上]曰平。尺寸之  
度曰大小短長，權衡之稱曰輕重不爽，  
斗石之量曰少多有數，[繩準之立曰曲  
直有度]。八度者，用之稽也。日月星  
辰之期，四時之度，[動靜]之立，外  
內之處，天之稽也。高[下]不蔽其  
形，美惡不匿其情，地之稽也。君臣  
不失其位，士不失其處，任能毋過其  
所長，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美惡  
有名，逆順有形，情偽有實，王公執  
[之]以為天下正。

因天時，伐天毀，謂之武。武刃  
而以文隨其後，則有成功矣，用二文  
一武者王。其〈失〉主〈天〉道，離  
人理，處狂惑之位處[而]不悟，身  
必有戮。柔弱者無罪而幾，不及而翟  
(趯)，是謂柔弱。剛正而[強]者[臨  
罪]而不究。名功相抱(孚)，是故長  
久。名功不相抱(孚)，名進實退，是  
謂失道，其卒必[有]身咎。黃金珠  
玉藏積，怨之本也。女樂玩好燔材(蕃  
載)，亂之基也。守怨之本，養亂之基，  
雖有聖人，不能為謀。

萌生于內，已經出現變異的陰陽定律，而又不能及時擺正具  
體對策位置，那麼大則國家敗亡，小則殃及自身。因此在陽  
極陰生時，要果斷地討伐開始走向衰落之陽，而在陰極陽生  
時，要及時扶植新生之陽。天當有定數，這就是至極時就開  
始走向反面，盛極時就開始走向衰落；這不僅是天地自然的  
規律，也是人類社會的規律。逆、順兩種陰陽定律都同樣是  
天道決定的，但人類相應的對策卻不同，詳細說明逆、順兩  
種定律，這就是在總體上把握了道的準則。強盛的向弱小的  
表示謙卑，那麼有什麼國家不能戰勝呢？高貴的向卑賤的表  
示虛心謙卑，那麼有什麼人不能歸附呢？賢人向不賢的人表  
示虛心謙卑，那麼國家又有什麼事情不能治理呢？

規用來畫圓，矩用來畫方，懸用以測端正，水用以測水  
平。用尺寸度量小大短長，用權衡稱量輕重，用斗石量多少，  
用繩準來測度曲直。以上八種度量標準，是人們日常生活中  
實際應用的準則。日月星辰都遵循着固定的運行周期，四時  
更迭都有一定的次序，自然界的消息盈虛進退出入自有一定的  
守則，事物的適度與非適度自有分際，這些都是天道自有的  
法則。地勢高下各有定位，不至隱蔽不明；土地肥瘠不同，  
不至隱匿不清，這些都是地道所含有的法則。國君臣子都各  
居其位，士人也得其所哉，擢用賢能量才授官，治理百姓秉  
公辦事，這是人道所應守的法則，是非善惡各有名分，背于  
道理或合于道理自有客觀情形作依據，真實虛假自有事實來  
判定，君主只要掌握上述準則就可以成為天下的楷模。

順應天道，誅伐必然要滅亡的國家，這叫“武”。在武  
功殺伐之後繼之以文德安撫，這樣就會有成功，而使用二分  
文德一分武功就可以稱王天下。像那種棄天道、背離人理、  
處於悖逆之位而尚不省悟的君主，必有殺身之禍。守雌節者  
雖無忧患却能居安思危，禍患未至却能隨時警惕，這便是雌  
節的含義。而恃雄節者却正相反，禍患已經臨頭還絲毫意識  
不到。名聲與功績相符，所以才能長存久安。名聲與功績不  
相符，名聲超過實際，這就棄失了天道，最終必有禍患。厚  
積黃金珠玉而不分與他人，這是惹怨的禍根。盛置女樂珍玩  
而盪惑其心，這是生亂的開始。保守惹怨的禍根，培養生亂  
的苗頭，即便有聖人在他的國家，也仍然難以為這樣的君主  
出謀策了。

## 论 第六

### 【内容提要】

本篇论述天道和取法天道的人理。

天道就是“八政”、“七法”，人理就是“六柄”、“三名”。主张君主应该取法于天道所建立，推行的“八政”、“七法”来“执六柄”、“审三名”，以此来治理国家、平定天下。

名实关系，是本篇重点论述的对象。并提出通过循名责实，最终达到“名自命也，物自正也，事自定也”的目的。

本篇在论述中，采用的是正反两面相对的立论模式。

本篇篇题为“论”，它在《四经》中是论理性较强、哲学意味较深的一篇。它提出了一系列概念，都具有极高的概括性。因此，它在《四经》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 原文

人主者，天地之〔稽〕也，號令之所出也，〔為民〕之命也。不天天則失其神，不重地則失其根，不順〔四時之度〕而民疾。不處外內之位，不應動靜之化，則事窘於內而舉窘於〔外〕。〔八〕正皆失，〔與天地離〕。〔天天則得其神。重地〕則得其根。順四〔時之度〕而民不〔有〕疾。〔處〕外〔內之位，應動靜之化，則事〕得於內而舉得於外。八正不失，則與天地總矣。

天執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然後〔施於四極，而四極〕之中無不〔聽命〕矣。蚊行喙息，扇飛蠕動，無〔不寧其心，而安其性，故而〕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天執一以明三，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月信生信〕死，進退有常，數之稽也。列星有數，而不失其行，信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二，則壹晦壹明，〔壹陰壹陽，壹短壹長〕。天定二以建八正，則四時有度，動靜有位，而外內有處。

天建八正以行七法：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適者，天度也。信者，天之期也。極而〔反〕者，天之性也。必者，天之命也。〔順正者，天之稽也。有常〕者，天之所以為物命也。此之謂七法。七法各當其名，謂之物。物各〔合於道者〕，

### 今译

君主取法天地之道，制定各项政策律令，使人民得以安身立命。如果不取法天道就会失去神佑，不尊重地道就会失去根本，违逆四时节候就会有怨恨。不能区分事物处于适度之内还是处于适度之外，不能顺应消息盈虚进退出入的变化，那么在朝野中政令的制定与实施都会遇到困难。四时、外内、动静八种政令皆有失误，便与天地之道乖舛了。倘若取法天地就会得到神助，尊崇地道就有了立国的保证，遵循四时节候人民就不会有怨恨。辨明了事物的适度与非适度界线，顺应盈虚出入进退的自然变化规律，那么政令就可以在中央顺利制定并在地方有效地实施了。八政没有失误，这才是与天地之道相合。

上天依靠道的力量，生成了日月星辰，并使阴阳定位，建立八政，颁行七法，然后施行于天下，使天下万物无不听命。同时，各种动物也都能安其心性，而不违背各自存在的法则，这些都是由恆一的天道所决定的。上天靠着道生出日月星辰，其中太阳总是按照确定的时间东升西落，南行北折皆有规则，这是由它的运行度数所决定的客观规律。月亮十五时饱满浑圆而初一时却消失不见，其盈亏满损皆有常规，这是由它的生死气数所决定的客观规律。众星运行也各有度数，而从不离失它们的运行轨道，这是由它们各自确定的位置所决定的客观规律。上天生成了日月星辰并使阴阳定位，这样便有了昼夜、阴阳、生杀的交替转化更迭。上天使阴阳各得其位，又使八政得以建立，这样四时节候皆有定则，动静进退各得其序，适度与非适度都有定位。

上天建立八政、颁行七法，万事万物的明了和确定的特性，是自然规律决定的。万物万事所具有的恰当适度的特性，是由天道本身的度数决定的。事物都具有信实的特性，这是因为天道运行本身就具有确切的周期性。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这是道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事物都具有必然性，这是由天道本身的命数决定的。事物都具有顺正的特性，这是由天道本身的守则决定的。事物各自守其常规，这是由于天道能使万物各安其性。以上所述，便是“七法”。七法的内容与各自的名称一一相副，这就叫事物得到验证。如果事物验证后的结果与道的具体特质都能相合，这便称做合理，合理就是顺。而假如

謂之理。理之所在，謂之〔順〕。物有不合於道者，謂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謂之逆。逆順各有命也，則存亡興壞可知〔也〕。

〔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正，〔正〕生靜。靜則平，平則寧，寧則素，素則精，精則神。至神之極，〔見〕知不惑。帝王者，執此道也。是以守天地之極，與天俱見，盡〔施〕於四極之中，執枋（柄）以令天下，審三名以為萬事〔稽〕，察逆順以觀於霸王危（存）亡之理，知虛實動靜之所為，達於名實〔相〕應，盡知情偽而不惑，然後帝王之道成。

六柄：一曰觀，二曰論，三曰僮（動），四曰搏（專），五曰變，六曰化。觀則知死生之國，論則知存亡興壞之所在，動則能破強興弱，搏（專）則不失諱譴非之〔分〕，變則伐死養生，化則能明德除害。六柄備則王矣。三名：一曰正名立而偃，二曰倚名法（廢）而亂，三曰無名而強主滅。三名察則事有應矣。

動靜不時，種樹失地之宜，〔則天〕地之道逆矣。臣不親其主，下不親其上，百族不親其事，則內理逆矣。逆之所在，謂之死國，〔死國〕伐之。反此之謂順，〔順〕之所在，謂之生國，生國養之。逆順有理，則情偽密矣。實者視（示）〔人〕虛，不足者視（示）人有餘。以其有事，起之則天下聽；以其無事，安之則天下靜。名實相應則定，名實不相應則靜（爭）。名自命也，物自正也，事之定也。三名察則盡知情偽而〔不〕惑矣。有國將昌，當罪先亡。

事物验证的结果与道的具体特质都不相合，这便称作失理，失理就是逆。逆和顺这两种不同的称呼是由它们各自的性质决定的，懂得了这一点，存亡兴坏的道理也就可以把握了。

强大产生威严，威严产生恩惠，恩惠产生端正，端正产生宁静。诸事宁静则心情平和，平和则安宁，安宁则内心空灵无欲。心境空灵则精明，内心精明则微奥莫测应化无穷。深微奥妙到了极点，认识便不会再迷惑了。作为帝王，所执守的道便是此道。因此把握天道运行的规律，进退动静取法天道，并将此规律广施于天下，并把握治国的六种道术来统治天下，审察三种名实关系来作为处理各种事务的准则，考察或悖逆天道或顺应天道的客观史实来明了或霸王或存或亡的道理，了解虚实动静不同施为，通晓名实相应的道理，审知真假而不迷惑，这样的话霸王之道也就成就了。

治理国家的六种道术：一是观照几微，二是综合辨析，三是相时而动，四是以法决断，五是善于应变，六是交替变换。观照几微可知一个国家的死生征兆；综合分析客观因素就可以击败强大而振兴弱小；以法决断，就不会混淆是非的界线；顺时应变，就能扫灭腐朽而培植新生；赏罚威惠交替变化，就能兴善除恶。六种道术具备，就可以称王天下了。决定国家治乱的三种名实关系：一是形名正定，名实相副，则法度就能得以建立国家得以安定；二是形名不正，名实不副，则法度荒废并且国家混乱；三是无视形名，名实扫地，则国家虽强，也会灭亡。懂得了以上三种形名关系，也就具备了应付一切的手段。

使人民从戎征战或务农违背天时农令，又不能因地制宜种植植物，这便是违逆自然规律。大臣不亲近君主，下属不亲近上极，各行各业的人不专心于各自的本职工作，就是违逆了社会规律。违逆自然社会规律的国家就是腐朽没落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就应该去讨伐。与上述做法相反的便称作“顺”，顺应自然社会规律的国家，就是充满生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就要去扶植联合。分清了一个国家是违逆自然社会规律还是顺应自然社会规律，那么它们综合国力的虚实也就很清楚了。在征伐腐朽国家的具体战术上，兵力充足要装出兵力不足的样子，而在兵力缺乏时要装做兵力充备。在天下发生战事时，发动人民从事征战，则天下百姓无不听命；在天下太平时，让百姓安心从事生产，则天下人都会安居乐业。名实相副则国家安定，名实不相副则国家出现纷争。所谓名称是根据万物的具体性质自然界定的，万物在名称的规范下自然得到正定，万事也会在名与物相副的情况下自然得以安定。懂得了“三名”就可以完全了解事物的虚实真伪了。这样，国家就会昌盛，敌国就会灭亡。

## 亡论 第七

### 【内容提要】

本篇从国家政策、君主德行的角度论证了导致国家危亡的数种因素，这即是犯禁绝理、六危、三壅、三不辜、三凶、五患。

犯禁绝理、六危、三壅是就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而言，三不辜、三凶、五患是就君主的德行而言。

这六个方面综括起来，主要讲的是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君主与亲族之间、君主与大臣之间的关系时如果有失误，国家就会陷于危亡的困境。而这决定危亡的众多因素的内在原则，还是在于人们对于权与利的追逐趋鹜。

在阅读本篇时，可与〈六分〉参读。

### 原文

凡犯禁絕理，天誅必至。一國而服〈備〉六危者滅。一國而服〈備〉三不辜者死，廢令者亡。一國而服〈備〉三壅者，亡地更君。一國〔之君〕而服〈備〉三凶者，禍反〔自〕及也。上溢者死，下溢者刑。德薄而功厚者隳，名禁而不王（匡）者死。抹（昧）利，襦（渝）傳（轉），達刑，為亂首，為怨媒，此五者，禍皆反自及也。

守國而恃其地險者削，用國而恃其強者弱。興兵失理，所伐不當，天降二殃。逆節不成，是謂得天。逆節果成，天將不盈其命而重其刑。贏極必靜，動舉必正。贏極而不靜，是謂失天。動舉而不正，〔是〕謂後命。大殺服民，戮降〈賢〉人，刑無罪，禍皆反自及也。所伐當罪，其禍〔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什之。

國受兵而不知固守，下邪（斜）恆（橫）以地界為私者〔保〕。救人而弗能存，反為禍門，是謂危〈犯〉根〈禁〉。聲華實寡，危國亡土。夏起大土功，命曰絕理。犯禁絕理，天誅必至。六危：一曰嫡子父。二曰大臣主。三曰謀臣〔外〕其志。四曰聽諸侯之廢置。五曰左右比周以壅塞。六曰父兄黨以僨（拂）。〔六〕危不勝，禍及於身。〔三〕不辜：一曰妄殺賢。二曰殺服民。三曰刑無罪。此三不辜。

三壅：內位勝謂之塞，外位勝謂之僨（拂）；外內皆勝則君孤直（特）。

### 今译

凡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违反了天理的人或国家，必然受到上天的惩罚。一个国家具备了因六种悖逆的现象而形成的六种危险和危害，这个国家就会灭亡。一个国家出现了肆意惩罚杀戮三种无罪的人的情形，这个国家就会濒于死地，这是因为废弛法令的国家必然灭亡无疑。一个国家出现了三个方面都壅塞不通的情况，就会丧失国土，更换君主。一个国家的君主具有三种恶德的话，就会自己招来祸殃。君主骄溢，必被戮而死；臣下骄奢，必有就刑之殃。只重武功而轻视文德的国家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各种等级制度和法令条文不能正定的话会导致国家灭亡。觊觎贪图别国的土地资财，轻易地改变主意背弃盟约，不恭行天意对于有罪之国予以惩罚征讨，扮演祸乱的肇始者，充当引起怨恨的媒介，上述五种情况，都是自取祸患的做法。

防守一方如果仅仅凭借地势险要，城郭牢固，势必会有被侵削地之危，进攻一方倘使完全依仗军事上的强大必定会由强变弱。出兵不讲事理，征伐不合天道，上天就会降大祸。举动不违天道，就会得到天助。举动确实违反了天道，国家的命数也就不长了，还会受到上天的重罚。当事物运行变化到极点时，人们就必须安静下来，动静进退必须符合适度。而事物已发展到极点人们却还不能静息下来，这就会失去天助。动静进退不合适度，这是违背天命的。人已归降还要杀戮，人有贤德反被杀害，人无罪过却施刑罚，上述作法，都是自己取祸。讨伐征敌如果符合天道，就会得到五倍的福助；讨伐出征如果不符合天道，就会受到十倍祸患的惩罚。

国家受到侵犯，君主不专心如何坚固防守，属下也只是随意划分管界但求自保。援救他国却不能使之免于危难，反而给自己招来祸患。上述三种情况是使国家招致危险的根源。不具实力反而虚张声势地去进攻别国，结果是国家危险，土地丧失。农忙季节却大兴土木，这是违背天理农令的。做了不该作的事情，违反了天理，必然会受到上天的惩罚的。所谓“六危”：一是太子行使君父的权力。二是大臣行使君主的权力。三是谋臣怀有外心。四是本国君主和官吏的任免听任诸侯的意愿。五是群臣勾结蒙蔽君主。六是君主的伯叔兄弟各自结党，扩展势力，以违抗君命。上述国家存在的六种危险因素不能克服，必然会自取其祸的。所谓“三不辜”：一是肆意杀害贤良，二是杀戮已经归降的人，三是对无罪之人滥施刑罚，这即是“三不辜”。

以后妃为代表的外戚势力过大，这就叫闭塞不通。朝官的权威过大就称为逆上；外戚和朝官权威都过于强大，君主就会势单

以此有國，守不固，戰不克。此謂一壅。從中令外〔謂之〕惑，從外令中謂之〔賊〕。外內遂爭，則危都國。此謂二壅。一人擅主，命曰蔽光。從中外周，此謂重壅。外內為一，國乃更。此謂三壅。三凶：一曰好凶器。二曰行逆德。三曰縱心欲。此謂〔三凶〕。

〔昧〕天〔下之〕利，受天下之患；昧一國之利者，受一國之禍。約而倍（背）之，謂之褻（渝）傳（轉）。伐當罪，見利而反（返），謂之達刑。上殺父兄，下走子弟，謂之亂首。外約不信，謂之怨媒。有國將亡，當〔罪復〕昌。

力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国家，防守不会牢固，攻战不会取胜，这就是“一壅”。外戚权臣们假借中央的名义来命令地方就会使地方迷惑，以地方势力来挟制中央就称为乱臣贼子。地方与中央分争权力，国家就会受到损害。这就是“二壅”。后妃一人控制君主，就比喻为遮蔽日光。后妃为首的外戚势力以及朝官势力两方面对君主实行封锁，这就形成了严重的壅蔽态势。一旦权臣势力与后妃为首的外戚势力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那么国家也就要更换君主了，这即是“三壅”。所谓“三凶”：一是恃勇好战，专嗜杀伐。二是倒行逆施，妄杀贤良。三是无视法纪，随心所欲。这便是“三凶”。

贪图整个天下的财利，就会承受天下的灾患；贪图一国的财利，就会承受一国的祸患。与别国签订了盟约中途背叛了人家，这就叫作反复善变。讨伐有罪之国，见到利益便中途而返，退出盟国不再与其讨伐，这就叫作不恭行天罚。杀戮迫害自己的亲属，这就叫做肇兴祸乱的罪魁。与大臣立有盟约却不守信义，这就叫做充当引起怨恨的媒介。上述这些，会导致本国灭亡，本已衰败了的敌国也会因此重新兴盛。

## 论约 第八

### 【内容提要】

本篇扼要论述“道”的合成。

首论天地之道和天地之理。次论建立功名与符合天道度数的关系。再次论名正而分定、分定而后万举不失。总之，天道、天理以及对天道天理的取法与再现的人事之理即是“道”的合成大要。所以，本篇把用人理取法天道天理称之为“有道”。

### 原文

始於文而卒於武，天地之道也。四時有度，天地之季（理）也。日月星辰有數，天地之紀也。三時成功，一時刑殺，天地之道也。四時而定，不爽不代（忒），常有法式，[天地之理也]。一立一廢，一生一殺，四時代正，終而復始，[人]事之理也。

逆順是守，功溢於天，故有死刑。功不及天，退而無名；功合於天，名乃大成。人事之理也。順則生，理則成，逆則死，失[則無]名。怀（倍）天之道，國乃無主，無主之國，逆順相攻。伐本隋（隳）功，亂生國亡。為若得〈失〉天，亡地更君。不循天常，不節民力，周遷而無功。養死伐生，命曰逆成。不有人戮，必有天刑。逆節始生，慎毋[諶]（戡）正，彼且自抵其刑。

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必審觀事之所始起，審其形名。形名已定，逆順有位，死生有分，存亡興壞有處，然後參之於天地之恆道，乃定禍福死生存亡興壞之所在。是故萬舉不失理，論天下無遺策。故能立天子，置三公，而天下化之。之謂有道。

### 今译

始于生育长养而终于肃杀，这是天地的自然规律。四时的更迭运行自有一定的规则，这是天地自然的道理。日月星辰自有定位和行运的固有轨道、周期，这是天地本有的纲纪。所谓天地之道，即是春夏秋三季生长收获而冬季枯萎凋谢。所谓天地之理，即是四时的交替运转既已确定，便永无差错，常有定则。有生长就有凋谢，有繁荣就有枯萎，四季交相行事，终而复始，这即是天道天理，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即是这些天道天理的取法和再现。

是违逆天道人理还是顺应天道人理都要有严格的区分界线。如果举动行事超过了天道规定的度数，便有败亡之祸。举动行事达不到天道规定的度数，结果是不会有功绩的。只有当人们的行为恰与天道规定的度数相吻合时，才能成就大功。这便是取法自然的人类法则。顺应天道便得以生存，吻合天道方能成就功业，违逆天道便会败亡，迷失天道则一事无成。如果背逆了天道，国家便失去了根本。失去了根本的国家，就会出现逆、顺标准的混乱。根本遭破损、事功被毁坏，那么就会天下大乱、国家灭亡。一旦失去了天佑，就会丧失国土，更换君主。不遵守天道，不节约民力，其结果便是一切行事无所获。错误地对待合理与不合理的事物，就称之为违反常规。这就必然会受到天灾或者人祸的惩罚。悖逆的行为或事物的气势方刚时，切勿诛讨矫正它，它将自然受到上天的惩罚。

因此作为掌握“道”的圣人，在他观照天下的时候，一定要首先详细考察事物起因，审核他们的形和名。形与名确定了，那么背理还是合理也就有了区分的标准，死亡与新生也就有了确切的分际，存亡兴衰也就有了定位。然后再参照天地自然规律，就可以确定祸福死生存亡兴衰的原因所在了。这样的话，一切举措都会合理，谋虑天下万事都不会失算。因此能够设立天子，置建三公，使天下百姓都受到教化，这就称为“有道”。

## 名理 第九

### 【内容提要】

本篇是《经法》的末篇，与首篇〈道法〉相呼应。

本篇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道的神妙作用就在于“处于度之内者，静而不可移也；见于度之外者，动而不可化也”。主张人事亦当取法之。

第二，判断事物是处于度之内还是度之外与“循名究理”是有内在联系的。

第三，循名究理与循法执度有内在联系。1. 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为用。2. 二者互涵，有时在概念上亦可互换。

### 原文

道者，神明之原也。神明者，處於度之內而見於度之外者也。處於度之〔內〕者，不言而信；見於度之外者，言而不可易也。處於度之內者，靜而不可移也；見於度之外者，動而不可化也。靜而不移，動而不化，故曰神。神明者，見知之稽也。

有物始〔生〕，建於地而溢於天，莫見其形，大盈終天地之間而莫知其名。莫能見知，故有逆成；物乃下生，故有逆刑。禍及其身。養其所以死，伐其所以生。伐其本而離其親，伐其與而〔敗其根〕。後必亂而卒於無名。

如燔（蕃）如卒（倅），事之反也；如■（遙）如驕，生之反也。凡物羣財（材），綽（超）長非恆者，其死必應之。三者皆動於度之外，而欲成功者也，功必不成，禍必反〔自及也〕。以剛為柔者活，以柔為剛者伐。重柔者吉，重剛者滅。諾者言之符（許）也，已者言之絕也。已諾不信，則知大惑矣。已諾必信，則處於度之內也。

天下有事，必審其名。名〔理者〕，循名究理之所之，是必為福，非必為材（災）。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審察名理斷終始，是謂究理。唯公無私，見知不惑，乃知奮起。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見正道

### 今译

天地间各种奇妙的作用都本原于道。这种神妙的作用，既存在于事物的适度之内又表现在事物的极限之中。当事物处于稳定的适度之内时，不需要用言语去表述而万物自有定则；当事物运行到开始转化的极度时，无论怎样用语言去表述，道仍然在其中发挥着神妙的作用而不会改变。事物处于适度之内时，它便保持相对静止状态而道的神妙作用也相应地不发生变化；当事物处于适度之外时，它的性质便发生变动而道的神妙作用仍然并未改变而继续发挥作用。这种事物动、静有异而道的神妙作用不变的现象，就称为“神”。道的这种神妙作用，便是人们的认识所要取法的模式。

“道”在刚刚产生的时候，它上超于天而下达于地，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它广大充满极尽于天地之间，而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的称呼。因为人们不能完全认识“道”，所以违反常规的事情时有发生；不能认识“道”，悖逆之事因之而起，刑罚的滥施也由此而生。其结果自然是自取其祸。维护悖逆，戕害顺正；离散亲族而破坏根本，攻伐盟友而毁其依托。上述诸“逆”，其结果必然是一切混乱而最终一事无成。

事情一旦发展到满盈极盛就会走向反面——毁败就会到来；人如过度骄横志满也会走向反面——危殆马上临头。众物过分生长而超出准限——离死灭就不远了。上述三事都是其自身的运动已超出了正常的准度，如此而欲成其事功是绝对办不到的；非但如此，尚有祸患随之。刚强有力却表现为虚弱无能可以生存，虚弱无能却显示为刚强有力必定败亡。尊崇柔弱的会得吉而存，追求强刚的将得祸而亡。诺，表示的是应允；已，表示的是拒绝。已经承诺了却失信，这即是认识的最大迷惑。已经承诺了就必定守信，这就是所谓合于准度。

处理天下万事，首先要审查它们的名称。名理的含义包括在行事上要因名知实、因实察理和在理论方法上把握其内在的实质这样的双重含义。做到了这一点，便可以辨明是非，正确的可以给人带来福吉，错误的就可以带来灾患。名理确定了是非的分际，然后用法度去裁决；观照事物时采取虚静审慎的态度，处理这些问题时再以法度为依据。在处理具体事物时，要把审察名理所得的结论贯穿于全过程，这就称之为“究理”。只有依法办事而不偏执一己之私，方能认识天道而不迷惑，方能发奋自强。因此，掌握道的圣人在观照天下时，要体察天道遵循的事理，这样就能够正定事物之是非



循理，能與（舉）曲直，能與（舉）終始。故能循名究理。形名出聲，聲實調和。禍（福）材（災）廢立，如影之隨形，如響之隨聲，如衡之不藏重與輕。故唯執道者能虛靜公正，乃見〔正道〕，乃得名理之誠。

亂積於內而稱失於外者伐，亡刑（形）成於內而舉失於外者滅，逆則上溢而不知止者亡。國舉襲虛，其事若不成，是謂得天；其若果成，身必無名。重逆〔以荒〕，守道是行，國危有殃。兩逆相攻，交相為殃，國皆危亡。

善恶、把握事物始末之理。做到这一点，同时也一定要“循名究理”。所有事物都有形名，而每一具体事物又都有它的具体名称，事物有具体名称与其具体事实相吻合，那么福祸兴衰的道理也就因此而可以把握了，这就与形移则影随、声动则响应、衡器确定则重轻即明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掌握道的圣人能够虚心静意地观照事物，能够依法公正地处理事物，因此能够认识自然人事的规律，并把握住名理的实质。

国内动荡不安却又在外交上举措失利，此是取败之道；国内已出现败亡的迹象却执迷不悟地对外兴兵，这是注定要灭亡的；违逆天道、骄横恣肆而怙恶不悛者，必自取灭亡。举一国之兵而攻袭一弱小国家，如其事未遂，那算是上天的照顾，没有使其得到以强欺弱的恶名；然一旦得手，也绝无功名可言。大逆不道，外内迷乱，执此逆道，一意孤行，必定是国家危殆、自取祸殃。逆上加逆，酿成大患，国无大小，统统灭亡。

# 《十大经》

## 立命 第一

《十大经》是古佚书《黄帝四经》的第二篇，共分十五节。

本经主要讲形名、刑德、阴阳、雌雄等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的关系。其中关于“不争”及“雌节”的论述，发展了老子道家思想；也为后世道家学派如《淮南子》所继承。其中 兵容、本伐 两篇专论古代军事战争，为道家重兵说又提供了佐证。

本经以 名刑 结束，反映了本经“循名复一”的主旨。

本经立论，多采用黄帝与大臣对话的形式，很多篇幅保存了关于黄帝的神话传说，有很重要的史学传说价值。

本经标题为《十大经》，而分为十五篇，“十”仅是个虚数，并非实指。

### 【内容提要】

本篇篇题为“立[命]”，“命”字原缺，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据文中“立有命”补。本篇记述的是黄帝神话中关于黄帝的形貌传说和即位时的学说。

形貌传说的记述，是说其“体天地之正”，所以“能为天下宗”。它包含着帝权天授、顺应天道的双重含义。

即位学说的核心即是取法天、地、人。

天、地、人并举在本篇中出现凡三次，思想是很明确的，后世所谓“一贯三（天、地、人）为王”（《说文》）盖本于此。

### 原文

昔者黃宗，質始好信，作自為象，方四面，傳一心，四達自中，前參後參，左參右參，踐位履參，是以能為天下宗。吾受命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唯余一人[德]乃配天，乃立王、三公，立國置君、三卿。數日、曆月、計歲，以當日月之行。[吾]允地廣裕，類天大明。

吾畏天愛地親[民]，[立]無〔有〕命，執虛信。吾愛民而民不亡，吾愛地而地不兄〔荒〕，吾受民〔而民不〕死。吾位不〔失〕。吾苟能親親而興賢，吾不遺亦至矣。

### 今译

远古时代的黄帝，以守道为根本，以讲求诚信为美德。他初始时以自身形貌的特点作万物的法象，他前后左右均有面目，四面达观可助一心之明察，而心的明察又可指导对四方的观审，他进退周旋均能取象于天、取度于地、取法于人，即使在即位的仪式上仍能履行此礼（此三句又可译为：他对天地四方都可以洞察秋毫，在即位时还要谦逊地向三方礼让），所以他能成为天下人取法的榜样。他在即位时说：“我的德行是禀赋于天，

即帝之位是受意于大地，功业建成乃得力于人心。因为我一人的德行可以比配天地，所以可以代表上天在人间置立天子、封建国家、设立诸侯并分别为他们配置三公、三卿等各级官吏。我通过对日、月、年的筹计推算制定了历法，使之合乎日、月的运行规律。我的美德如地一样广大，似天一样清明。”

“我谨畏上帝，敬爱大地，爱护人民，立身行事以天命为本，执守道本，立心诚信。我谨畏天命所以上天保佑我，我敬爱大地所以土地不荒废，我爱护人民所以人民不会饥馑劳疲而流于死亡。因为这些，所以我能永守帝位不会失去。我如果再能做到眷爱亲属、起用贤人而屏退不贤，那么可以说功德圆满无缺憾了。”

## 观 第二

### 【内容提要】

本篇以黄帝臣力黑巡视各地、实地考察为议论开篇，故以“观”为篇名。

本篇论述了因顺自然法则、因顺民情与“布制建极”的关系。讨论了天地、阴阳、四时、晦明、万物的创生过程——“牝牡相求，会刚与柔”；自然恰当地将民本思想与自然天道融会贯通。

重点讨论了自然法则——刑与德的关系，以此关合人事。

明确提出了人应趋时取福，当机立断。这便是“当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其中对于天时所持“守”和“断”的二重组合论，颇能反应黄老学派的特色。

而其中的“生”、“刑”说、灾异论等，对五行学派的创生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 原文

〔黄帝〕令力黑浸（潛）行伏匿，周流四國，以觀無恆，善之法則，力黑視象，見黑則黑，見白則白。地〔之所德則善，天之所刑則〕惡。人視（示）則■（鏡）：人靜則靜，人作則作。力黑已布制建極，〔而正之。力黑〕曰：天地已成而民生，逆順無紀，德虐■無刑，靜作無時，先後無名。今吾欲得逆順之〔紀，德虐之刑，靜作之時，先後之名〕，以為天下正。因而勒之，為之若何？

黃帝曰：羣羣（混混）〔沌沌，窈窈冥冥〕，為一困。無晦無明，未有陰陽。陰陽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始判為兩，分為陰陽，離為四〔時〕，〔剛柔相成，萬物乃生，德虐之行〕，因以為常。其明者以為法，而微道是行。行法循〔道〕，〔是為〕牝牡。牝牡相求，會剛與柔。柔剛相成，牝牡若形。下會於地，上會於天。得天之微，若時〔者時而恆者恆，地因而養之〕；恃地氣之發也，乃夢（萌）者夢（萌）而茲（孳）者茲（孳），天因而成之。弗因則不成，〔弗〕養則不生。夫民之生也，規規（目規闕）生（性）食與繼。不會不繼，無與守地；不食不人，無與守天。

是〔故〕羸陰布德，〔重陽長，晝氣開〕民功者，所以食之也；宿陽脩刑，童（重）陰長，夜氣

### 今译

黃帝委派大臣力黑隐藏身份微服出访，巡视各国，考察人们品德上有否不合规范的地方，并为之制定行为准则。力黑仔细考察各种事物现象，发现丑恶的品行便加以惩罚，发现善良的品行便加以褒奖。凡属天道所养护的便善待之，属天道所诛伐的则唾弃之。对于人们所显示出的取舍善恶则用以作为借鉴参照。人们冬闲时需要静息则听其自便，农忙时需要劳作便任其自为。当力黑已建立并颁布了各项规章制度要以此顺正民情时，便对黃帝说：大自然已经形成，人类也随之诞生，但此时是非善恶尚无区分的标准，奖赏惩罚也因之没有定则，闲息忙作尚缺乏规律性，贵贱尊卑还没有确定的名分。现在我想使这些都变得恰当得体，使是非善恶能有分界，使奖赏惩罚能有准度，闲息忙作能有规律，贵贱尊卑能有确定的名分，使之成为矫正天下的楷模，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样做怎么样呢？

黃帝说：天地未生之前，先天一气，看去混混沌沌，窈窈冥冥，浑聚昏暗，如一谷仓。此时阴气阳气未分，无所谓明暗昼夜。阴气阳气聚散未定，所以一切都无法称名。现在天地既分，阴阳有别，离析而为春、夏、秋、冬四季，刚柔的相互更迭推衍，便有了万物的生成，因此奖惩赏罚须兼行并举，并要将其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而奖惩赏罚的施行，要取法自然规律，二者须相互配合。顺行取法自然规律，遵循天道，这便是阴阳的全部道理。阴阳聚合，刚柔相济；刚柔的相辅相成，阴阳的融会合和，便成就了万物。轻清的阳气向下与重浊的阴气合会于地而生就了五谷草木，重浊的阴气向上与轻清的阳气会合于天而生成了日月星辰。因为得到了天气的精微，于是该合时序的便合时序，该有定则的便有了定则，万物因此得到了大地的养护；依赖于地气的发动，于是该萌生的便萌生了，该孳长的便孳长了，万事因此得到了上天的成就。不因循天道万事便不会成功，没有地道的养护万物便不会生长。人类刚一降生，便本能地懂得饮食生育的道理。不婚娶交配人类便得不到繁衍，这样也就谈不上持守地道；无饮食来源人便不得重养育，这样也就谈不上持守天道。

阴气满盛时阳气便开始萌生，所以此时长养之德开始布散；阳气逐渐积累，昼气发动，成就事功，人类因此而得到饮食养育。阳气积久时阴气便开始萌动，所以此时肃杀之刑开始酝酿；阴气逐渐积累，夜气闭合，孕育生机，人类因此

閉地繩（孕）者，[所]以繼之也。不靡（縻）不黑（纆），而正之以刑與德。春夏為德，秋冬為刑。先得後刑以養生。姓生已定，而敵者生爭，不諶（戡）不定。凡諶（戡）之極，在刑與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當，而盈（紂）屈無匡。

夫是故使民毋人執，舉事毋陽察，力地無陰蔽。陰蔽者土荒，陽察者奪光，人執者撻（撞）兵。是故為人主者，時揜（適）三樂，毋亂民功，毋逆天時。然則五穀溜（秀）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天因而成之。夫并（秉）時以養民功，先德後刑，順於天。其時贏而事紂，陰節復（愆）次，地尤（■）（氣）復收。正名修刑，執（蟄）蟲不出，雪霜復清（清），孟穀乃蕭（肅），此災[乃]生，如此者舉事將不成。其時紂而事贏，陽節復（愆）次，地尤（■）（氣）不收。正名施（弛）刑，執（蟄）蟲發聲，草苴復榮，已陽而又陽，重時而無光，如此者舉事將不行。

天道已既，地物乃備。散流相成，聖人之事。聖人不巧，時反是守。優未（昧）愛民，與天同道。聖人正以待之，靜以須人。不達天刑，不襦（渝）不傳（轉）。當天時，與之皆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而得到后继繁衍。在治理百姓时，不要人为强制性地去对人民约束羈縻，要因顺取法刑德生杀的自然规律去布施赏罚而使民情归于正道。四时节序，春夏之长养在先，而秋冬之肃杀在后，人事亦当取法此自然法则，始于德教，而继之以刑罚，四时节序之交替更迭而长养万物，人事之德赏刑罚相互为用以教化众生。能够区别婚姻和贵贱的氏族社会已经形成，其中相互敌对的部落和阶级之间便不断发生战争和争斗，对这种斗争和争斗不予以伐正社会就不会安定。而刑之与德、诛伐与文教并作，便是对其予以伐正的准则。刑与德相互配合使用的道理是极为简单显明的，这就如同日月交替运行一样，懂得了恰当地使用刑德的道理，那么进退动静就不会有什么偏颇了。

统治人民时不要人为地偏执一己之私，征战伐国时不要从存生护养的角度考虑问题，务农息养时不要从刑杀诛戮的角度考虑问题。以刑杀斩伐的思想指导务农则土地荒芜，以存生护养的思想指导征讨伐国则功名丧失。偏执一己之私欲会有兵祸的惩罚。作为一个统治者，应在春夏秋农作物生长收获之时恰当地节制逸乐，使播种收获适时，不在农忙时兴动徭役兵戎。这样的话农作物就能正常地生长成熟，人民也会不断地繁衍庶足。君臣上下，和谐融洽，这样的话，也会得到上天的护佑。顺应天时，以助民事，按照春夏德养在前秋冬刑杀在后的自然规律，而先行德政后施刑罚。在万物长养的春夏季节令却实行肃杀严厉的政令，那么就会造成节令混乱，秋冬乖违次序而重复出现，地气不能发动长养万物而反再次敛缩，在政令上不顺应春夏长养的法则而布德施赏却违逆天时决狱刑罪，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蛰虫春眠，雪霜复至，百谷枯萎等一系列灾异的出现，在这样的政令下做任何事情都会失败。反之，在肃杀的秋冬季节却布德施赏，违逆天时，那么也会造成节令混乱，春夏乖违次序而重复出现，地气不能适时收缩，敛肃万物。在政令上不施刑诛而反颁德赏，这样就会造成蛰虫冬鸣，枯草秋茂，春夏重复等一系列灾异的出现。而长养万物的春夏虽然重复出现却因乖逆天时而无长养之功可言。在这样的政令下做任何事情都是行不通的。

上有既定的天道，下有周备的万物，中有阴阳二气聚散流动、相因相成地创生一切，圣人只需要顺因其事就可以了。圣人不设机心智巧，但知静候天道而持守之。同时惠爱人民，如天地一样德泽广被。圣人以公正的态度守候天道，以虚静的心灵对待人事。恭行天意对有罪之人及国家予以惩罚征讨，在处理这些事情时重诺不违信。顺应天时，抓住时机，当机立断。时当决断而优柔寡断，错过时机，不但福吉失去，反会自取其祸。

## 五正 第三

### 【内容提要】

本篇以黄帝与大臣闾冉对话的形式来立论，讲述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个是主张君主应先正己身而后善天下，此与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而正己修身的途径，便是静定、屈抑、去欲、制怒。

另一个是明确提出了“作争者凶，不争者亦无成功”的观点；这一观点对老子的“不爭”思想有所修正。

最后，通过涿鹿之战擒杀蚩尤的事实验证了上述两种策略的确实可行性。

### 原文

黄帝問闾冉曰：吾欲布施五正（政），焉止焉始？對曰：始在於身，中有正度，後及外人。外內交統（接），乃正（止）於事之所成。黃帝曰：吾既正既靜，吾國家愈不定。若何？對曰：后中實而外正，何[患]不定？左執規，右執矩，何患天下？男女畢迺（同），何患於國？五正（政）既布，以司五明（名）。左右執規，以待逆兵。

黃帝曰：吾身未自知，若何？對曰：后身未自知，乃深伏於淵，以求內刑。內刑已得，后[乃]自知屈其身。黃帝曰：吾欲屈吾身，屈吾身若何？對曰：道同者，其事同；道異者，其事異。今天下大爭，時至矣，后能慎勿爭乎？黃帝曰：勿爭若何？對曰：怒者血氣也，爭者脂膚也。怒若不發，浸廩（淫）是為癰疽。后能去四者，枯骨何能爭矣。黃帝於是辭其國大夫，上於博望之山，談（憺）臥三年以自求也。戰哉，闾冉乃上起黃帝曰：可矣。夫作爭者凶，不爭[者]亦無成功。何不可矣？

黃帝於是出其鏑（斨）鉞，奮其戎兵，身提鼓枹，以遇蚩尤，因而擒之。帝箸之盟，盟曰：反義逆時，其刑視蚩尤。反義忤（倍）宗，其法死亡以窮。

### 今译

黄帝问手下的大臣闾冉说：我想通过颁布实施各种政令的方法来治理国家，请问应始于何处、终于何处？闾冉回答说：应该始于完善自身，秉执中正公平的法度，然后以法度准量他人，外内交相融洽，就可终于事情的成功。黄帝又问：我自身端正而且宁静寡欲不专行妄为，而我的国家仍然愈发不安定，怎么办呢？闾冉回答说：如果您内心诚实静定而行为端正，还担心国家不能安定吗？如果您能秉执法度，还忧虑天下不太平吗？上下同心同德，还操心国家不能治理吗？各种政令都颁布以后，分别让不同的职官去执掌落实，您只须掌握着国家的大法，等待着严惩蚩尤就可以了。

黄帝说：我现在尚不能充分认识自己，怎么办呢？闾冉回答说：如果您还不能充分认识自己，便可以姑且隐匿起来，先做到自我完善。自我完善好了，便可以自然有效地克制自己了。黄帝又问道：我是很希望克制自己的，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闾冉回答说：这就意味着能够根据观点和主张的是否相同，来决定如何去应付。当今天下纷争，您能谨慎小心地不去加入这样的纷争吗？黄帝说：不加入纷争又意味着什么呢？闾冉回答说：发怒是内在血气作用的结果，争斗是外在脂肪作用的结果。怒气如果不发散出来，那么蔓延滋长就会发展成痈疮。您如果能够去掉血、气、脂、肤这四个东西，就会形如枯骨，又如何能够发怒和争斗呢？黄帝听罢，于是告别手下的要臣，来到了博望山，在那里淡然隐居、修心养性以求自我完善。三年之后，闾冉来到博望山禀告黄帝说：现在你可以去与蚩尤一决雌雄了。狂妄纷争者不祥，而错过天赐良机的人也决不会成就事功的。据此而论，下山决战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黄帝听罢闾冉的话，于是陈列兵器，激励士卒，亲自击鼓进军，与蚩尤决战于涿鹿并且一战擒获了蚩尤。然后黄帝宣盟天下，盟词中说：今后再有违反信义、背逆天时的，会受到与蚩尤相同的惩罚。违反信义而且背叛宗主的，最终都会自食其果，自取灭亡。

## 果童 第四

### 【内容提要】

本篇是寓托黄帝与大臣果童的对话。

本篇论证了人们能力的高低、强弱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这就如同万物的形质存在着差异的道理是一样的；而由于存在着人们之间能力的差异也就在根本上决定了富贵贫贱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的稳定存在，依赖于严明法度和端正名分。这为刑名法术势的思想提供了客观依据。

### 原文

黄帝〔問四〕輔曰：唯余一人，兼有天下。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為之若何？果童對曰：不險（嚴）則不可平，不謹（戡）則不可正。觀天於上，視地於下，而稽之男女。夫天有〔恆〕幹，地有恆常。合〔此幹〕常，是以有晦有明，有陰有陽。夫地有山有澤，有黑有白，有美有惡。地俗（育）德以靜，而天正名以作。靜作相養，德虐相成。兩若有名，相與則成。陰陽備物，化變乃生。

有〔任一則〕重，任百而輕。人有其中（才），物有其形，因之若成。黃帝曰：夫民仰天而生，恃地而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誰適由始？對曰：險（嚴）若得平，謹（戡）〔若得正〕，〔貴〕賤必謹（審），貧富有等。前世法之，後世既員（隕），由果童始。果童於是衣褐而穿，負餅而鬻，營行乞食，周流四國，以示貧賤之極。

### 今译

黄帝问他手下的辅佐大臣说：现在我一人广有天下，我要教化臣民而使之端正，斟酌衡量而使之正定，具体应该怎样做呢？果童回答说：不严明法度人民便不得治理，不端正名分则贵贱尊卑不得其正。应参照天地法则，再验证于人事。天地之间本就存在着永久不变的法则，比照于这个法则，可知晦明、阴阳、山泽、黑白、美恶等等矛盾对立体原就存在，人事也是如此。自然法则是地以静的方式来养育其德，天以运动的方式来正定名分。动静、生杀相互涵养、相辅相成。这两组矛盾体是各有名分的，它们相互依赖、相辅相成。而阴、阳二气含赅于万物之中，二者相互作用，便使得万物生生不已。

（果童接着说）人的能力是不相同的，有的人委任一事还嫌太重，而有的人委任百事尚觉太轻。人的能力各有等差，就如同物的形制各有不同，顺应它们的这种特性，就能成就事功。黄帝问：人民仰仗天上而得以生存，依赖大地而得以有饭吃，人们因此而把天地看作自己的父母。现在我要教化他们而使之端正，斟酌衡量而使之正定，那么应该从谁开始呢？果童回答说：通过严明法度而使民得到治理，通过端正名分而使民归于正道，这样的话，贵与贱的等级就能得到正定，贫与富也就自然有了等差。这种贵贱、贫富各有等差的等级制度，过去的时代一直是遵循的，而后来却遭到了破坏，要恢复这种制度，可以从我本人开始。果童于是穿着破旧的粗布衣，背着残损的瓦罐，到处流浪讨饭，周游四方，用以显示极度的贫贱。

## 正乱 第五

### 【内容提要】

本篇完整地叙述了黄帝与蚩尤战争的准备、交战、获胜、蒞醢蚩尤、为民立禁等的全部过程。

本篇披露出黄老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个是黄老的“王术”，即老子“用兵以奇”的思想。

另一个便是黄老“寝兵”“销兵”的思想。

关于黄帝与蚩尤的神话，本篇记载颇为详尽。

### 原文

力黑問〔於太山之稽曰：蚩尤〕  
□□□驕〔溢〕陰謀，陰謀□□□□  
□□□□□□高陽，〔為〕之若何？太  
山之稽曰：子勿患也。夫天行正信，  
日月不處。啟然不台（怠），以臨天下。  
民生有極，以欲涅（淫）洫（溢），涅  
（淫）洫（溢）〔即〕失。豐而〔為殺〕，  
〔加〕而為既，予之為害，致而為費，  
緩而為〔衰〕。憂（優）桐而■上宝盖  
下君（君）之，收而為之咎；累而高  
之，部（踣）而弗救也。將令之死而  
不得悔。子勿患也。

力黑曰：戰數盈六十而高陽未夫。  
涅（淫）〔溢〕蚤（早）〔服〕，〔名〕  
曰天佑。天佑而弗戒（慼），天地一也。  
為之若何？〔太〕山之稽曰：子勿言  
佑，交為之備。〔吾〕將因其事，盈其  
寺（志），軫（拊）其力，而投之代（慝）。  
子勿言也。上人正一（之），下人靜之；  
正以待天，靜以須人。天地立名，〔萬  
物〕自生，以隨天刑。天刑不■（憤），  
逆順有類。勿驚〔勿〕戒（慼），其逆  
事乃始（治）。吾將遂是其逆而戮其身，  
更置六直（相）而合以信。事成勿發，  
胥備（斃）自生。我將觀其往事之卒  
而朵焉，待其來〔事〕之遂而私（和）  
焉。壹朵壹禾（和），此天地之奇也。  
以其民作而自戲（隄）也，吾或使之  
自靡也。

戰盈（贏）哉，太山之稽曰：可  
矣。於是出其鏘（斯）鉞，奮其戎兵。  
黃帝身遇蚩尤，因而擒之。剝其〔皮〕  
革以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賞。  
■（剪）其髮而建之天，名約蚩尤之

### 今译

力黑问太山稽说：蚩尤骄居淫溢，阴谋略地，……  
我们拿他怎么办呢？太山稽回答说：你不必为此担心。  
天道中正而确当，日月也是沿着恆定的轨道不停地运  
行。天道、日月的运动是从不懈怠的，它们显示于人类的  
便是这种恆定的法则。如同天道、日月的运行一样，  
人类对物欲的追求是有一个极限的，也是遵循着盛极而  
衰的规律，所以，可以通过怂恿其欲望而尽其淫溢，当  
他淫溢到了极点时就会走向失败。令其盛盈至极而使之  
走向衰落，增益之而使之转向衰竭。多多给予他而使之  
贪婪遇害，尽量施赠他而使之挥霍得殃，弛缓之而使其  
懈怠。使之优裕荣耀而尊显，然后收捕之而治其罪；不  
断地使其尊显高贵，然后一旦动手倾覆他就无可救药  
了。这样，就会使他死到临头了都来不及反思后悔。你  
不必多虑。

力黑说：与蚩尤交战已足足有六十次了而高阳尚未  
成功。蚩尤骄居淫溢而反先得其势，这大概可以称作上  
天的佑助罢。天助蚩尤所以他恃无恐，更何况现在天  
地都同样佑助他。这可怎么办呢？太山稽回答说：你还  
是姑且不要谈什么佑助之类的话罢，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上下一心做好准备。我将借着蚩尤所行的逆事，满足他  
的欲望，勉励他去尽力做坏事，促使其恶贯满盈。你什  
么也不要说。居上位的人只需端正己心，在下位的人只  
需静定其意；端正己心以待天时，静定其意以伺人事，  
天地为之建立名分，万物随之而生，并受自然规律的支  
配。天道是永恆不败的，逆与顺都各有分际。不要惊慌，  
无需恐惧，蚩尤倒行逆施的恶行就会得到惩治了。我将  
促使其恶贯满盈而后杀掉他，然后重新调整重要吏员的  
建制以真正合乎信义。一切准备就绪而不要去惊动蚩  
尤，其不久就会自取灭亡的。我将考察蚩尤往日全部的  
所做所为而采取行动，静待蚩尤把坏事做尽了再配合采  
取计划行动。动则考察其往事，应则静观其来事，这是  
天地间的神妙作用。要凭借着他的人民自己奋起去倾覆  
他，我会使他自取灭亡的。

太山稽说：现在已经是战胜蚩尤的时候了。于是陈  
列兵器，激励士卒，与蚩尤大战，并且擒获了蚩尤。剥  
下蚩尤的皮制成箭靶，令人射之，射中多的给予奖赏。  
剪下他的头发来装饰旗竿并将这种旗子高高的悬挂，标  
之为“蚩尤旗”。在他的胃中用毛塞满制成皮球，令人  
踢之，踢入球坑多的给予奖励，把他的骨肉剁碎，掺在

旌。充其胃以為鞠，使人執（蹋）之，多中者賞。腐其骨肉，投之苦醢（醢），使天下■（噤）之。

上帝以禁。帝曰：毋乏吾禁，毋留（流）吾醢（醢），毋亂吾民，毋絕吾道。止〈乏〉禁，留（流）醢（醢），亂民，絕道，反義逆時，非而行之，過極失（佚）當，擅制更爽，心欲是行，其上帝未先而擅興兵，視蚩尤共工。屈其脊，使甘（鉗）其■（俞），■（慙）為地梃（楹）。帝曰：謹守吾正名，毋失吾恆刑，以示後人。

加苦菜的肉醬中，令天下的人來吮吸。

黃帝以上帝的名義向臣民設立禁條。黃帝說：不要廢壞我所立的禁規，不許傾倒我所賜給你們的肉醬，不要擾亂民心，不要背棄我所秉執的天道。廢壞禁規、傾倒肉醬，擾亂民心、棄絕天道、違背信義悖逆天時，明知不對卻一意孤行，違犯法度和天道，專斷無常，肆意行事，未受天命而擅自興兵，這些都將受到像蚩尤一樣的懲罰。於是製成蚩尤的模型，使起彎曲背脊，披枷穿鎖，容色居喪呆滯，伏帖地充當地下支柱。黃帝又說：希望大家恭謹地遵守我所建立的制度，不要離棄國家的法令，用自己的行動示范後人。



## 姓争 第六

### 【内容提要】

本篇中有“姓生已定，敌者生争”二句，故取“姓争”为篇题。

本篇记述力黑与高阳对动静、作争与不争、刑德、天道与人道、主客等等关系的讨论。

动与静、争与不争、刑与德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同时，它们的依据是是否合于天道。

天道与人道，是主与客的关系；但它们之间存在着适当条件下的相互转化关系。

德赏为主，刑罚为辅的思想，是黄老学说的一大特色。

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以及主客关系的相互转化，是黄老学说的另一大特色。

### 原文

高陽問力黑曰：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莫循天德，謀相覆傾。吾甚患之，為之若何？力黑對曰：勿憂勿患，天制固然。天地已定，蚊虻畢爭。作爭者凶，不爭亦毋（無）以成功。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則不失所守。天地已成，黔首乃生。勝（姓）生已定，敵者生爭，不謀（戡）不定。凡謀（戡）之極，在刑與德。

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當。望失其當，環視（示）其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繆（穆）繆（穆）天刑，非德必傾。刑德相養，逆順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刑微而德章（彰）。其明者以為法，而微道是行。

明明至微，時反（返）以為幾（機）。天道環〔周〕，於人反為之客。爭（靜）作得時，天地與之。爭不衰，時靜不靜，國家不定。可作不作，天稽環周，人反為之〔客〕。靜作得時，天地與之；靜作失時，天地奪之。

夫天地之道，寒涅（熱熱）燥濕，不能并立。剛柔陰陽，固不兩行。兩相養，時相成。居則有法，動作（則）循名，其事若易成。若夫人事則無常，過極失（佚）當，變故易常；德則無有，措刑不當。居則無法，動作（則）爽名，是以戮受其刑。

### 今译

高阳问力黑说：天地已经形成，百姓也因此产生。很多人都不遵循天道，而且阴谋相互颠覆，我对此十分忧虑，这怎么办呢？力黑回答说：不需忧虑，也不必担心，天道自有其本然的法则。天地的格局已定，连各色的动物都在纷纷争斗。妄肆争斗者有凶殃，然而一味不争的也无成功可言。自然社会的规律便是：顺随天道的就能兴昌，违逆天道的就会败亡。不违天道，就不会失去自己所固有持守的东西。天地已经形成，人民随之产生。氏族部落已经形成，敌对的部落之间也就随之出现争斗，不予以伐正这种争端就不会平息。而伐正的准则，便是刑罚和德赏并行。

刑罚与德赏昭著显明，兼行并举，配合恰当。如果配合失当，上天会反过来降灾的。天德平正，但没有刑罚的配合是无法实行的；天刑威严，但没有德赏作依托也必然倾毁。刑罚与德赏相辅相成，逆与顺也便因此而定。刑罚属阴的范畴，因此具有微晦的特质；德赏属阳的范畴，因此具有明彰的特质。所以，秉执法度要彰明，施行道术要隐晦。

明了通晓德赏、刑罚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要抓住天道运行的规律来把握采取行动的契机。这样的话，人就能在天道运行当中反客为主。如果一味地争竞，该静时不静，国家就无法安定治理。相反的，该动时不动，那么在天道运行当中，人就会重新处于被动地位。因此说，动静合时，就会得到天地的佑助；而如果动静不合时宜，就会失去天地的佑助。

天地间的自然规律是，寒与热、燥与湿，是不能够同时并立的；而刚与柔、阴与阳，也是不能同时并行的。它们之间是相互涵养、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静时则有法则，动时则遵循名分，所以事情容易成功，至于人事规律则是变化不定的，如果超过天道所规定的准度，擅自改变常规，那么德赏就谈不上，刑罚也就不会得体。人们静时没有法则可依，动时也不遵循名分，那么结局便是被戮受刑。

## 雌雄节 第七

### 【内容提要】

本篇阐述治国修身的两种基本态度，即雌节——和顺廉恭及雄节——炫耀傲慢。

执守雌节，便是“积德”，可以给人带来福吉；依仗雄节，便是“积殃”，会给人带来祸殃。

执守雌节，则无论是动与静、是先是后，都会左右逢源的。因此说，黄老的雌节与老子的“雌”是有区别的。

黄老的雌节，即是执持天道、顺时而动、与时迁徙。

### 原文

皇后歷（洞歷）吉凶之常（詳），以辨雌雄之節，乃分禍福之嚮。憲（顯）傲驕倨，是謂雄節；[■濕]（委變）恭儉，是謂雌節。夫雄節者，淫（盈）之徒也。雌節者，兼（謙）之徒也。夫雄節以得，乃不為福；雌節以亡，必將有賞。夫雄節而數得，是謂積殃；凶憂重至，幾於死亡。雌節而數亡，是謂積德，慎戒毋法，大祿將極。

凡彼禍難（福）也，先者恆凶，後者恆吉。先而不凶者，恆備雌節存也。後[而不吉者，是]恆備雄節存也。先亦不凶，後亦不凶，是恆備雌節存也。先亦不吉，後亦不吉，是恆備雄節存也。

凡人好用雄節，是謂妨生。大人則毀，小人則亡。以守不寧，以作事[不成。以求不得，以戰不]克。厥身不壽，子孫不殖。是謂凶節，是謂散德。凡人好用[雌節]，是謂承祿。富者則昌，貧者則穀。以守則寧，以作事則成。以求則得，以戰則克。厥身則[壽，子孫則殖。是謂吉]節，是謂綽（洩）德。故德積者昌，[殃]積者亡。觀其所積，乃知[禍福]之嚮。

### 今译

黄帝能够洞彻吉凶的先兆、辨析“雌节”与“雄节”这关于治国修身的两种基本处世规则，所以能够分清导致福祸的原因所在。举凡自我炫耀、自以为是、自我夸耀，倨慢不逊，都称之为“雄节”；举凡宛顺、温和、谦恭、卑让的，都称之为“雌节”。所谓“雄节”，大抵属于自满的范畴；所谓“雌节”，大抵属于谦逊的范畴。依仗“雄节”，假使偶有所得的话，并不意味着即是福吉；立足于“雌节”，如果一时有所损失的话，那么最终也必然会有善报的。如果依仗“雄节”屡有收获，那也只能视为积累祸因，最终是忧虑凶险并濒临死亡。如果立足“雌节”而常有所失，这正是积累福德的过程；谨慎地戒备自己而不背离“雌节”，大福就必然会来至。

关于祸福的趋向，凡是先动者大抵都有祸凶，而后发者一般都有福吉。然而有时也会发生先动而无凶祸的特殊现象，这是因为恆久地执守雌节、雄节不失的缘故。有时也会发生后发而无吉福的特殊现象，这是因为顽固的依恃雄节、雄节未去的缘故。有时还会出现先动也无凶祸、后动也无凶祸的特别情况，这也是恆久地持守雌节、雌节不失的缘故。有时又会出现先发也无吉福、后发也无吉福的特别情况，这仍是顽固的依恃雄节、雄节未去的缘故。

大抵好用雄节的，都可以说是有害于生存，作为统治者则会毁灭，作为一般百姓则会亡身。采用雄节，守国则不安，做事则不会成功，求取则无获，征国则不胜。其自身不会长寿，子孙也不会蕃衍。所以这种雄节实为“凶节”，结果是在散失其德。而凡好用雌节的，都可以说是在承接福祿。作为在上位的富者因之昌盛，作为在下位的贫者会因之得到足够的衣食供养。采用雌节，守国则安，做事则成功。求取则有收获，征战则胜。不但其自身会长寿，子孙也会蕃衍。所以这种雌节实为“吉节”，结果便是积聚其德。因此说，积聚其德的会昌盛，积累祸殃的会灭亡。考察他是积殃还是积德，便可以预测祸福的趋向了。

## 兵容 第八

### 【内容提要】

本篇论述关于古代军事战争所应遵循的守则。

动员战争、指挥战争、赢得战争，必须考察并顺应天时、地利、人心，否则会自取其祸。

除严格顺宁天道外，还要准确及时地把握机宜，这便是“因时乘宜”。当机立断、趋时取福，是战争中的重要策略。这是由“有夺有予”的天道所决定的。

### 原文

兵不刑天，兵不可動；不法地，兵不可措；不法人，兵不可成。參[於天地，稽之聖人。人自生]之，天地刑之，聖人因而成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用），因時乘[宜]，[兵]必有成功。聖人不達刑，不襦傳（渝轉）。因天時，與之皆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天固有奪有予，有祥[福至者也而]弗受，反隨以殃。三遂（隧）絕從，兵無成功。三遂（隧）絕（務）從，兵有成[功]。□不饗其功，環（還）受其殃。國家有幸，當者受殃；國家無幸，有延其命。萋萋（沸沸）陽陽（湯湯），因民之力，逆天之極，又重有功，其國家以危，社稷以匡，事無成功，慶且不饗其功。此天之道也。

### 今译

不懂得天时，就不可以兴兵；不懂得地利，就不能指挥作战；不了解人事，就不会取得战功。因此必须考察天时地利，并且取法于圣人之道。兵功是人为的，但它由天地主宰着，圣人因为能够因顺天道、地道、人道所以能成就其功。而圣人的成功，就是因为掌握了时宜并为之所用。因顺天时而把握时宜，作战就能够成功。作为圣人，他们能够恰当地掌握军纪刑法，而且处事果决不背信弃义。而关键的是，要顺应天时，当机立断；该果断的时候却犹豫不决，反而会自取其祸。

有剥夺有赐予这是天道本然具有的客观规律，天赐祥福如不能顺而受之，结果只能是反受其祸。如果拒绝因顺天道、地道、人道，则不会有兵功。如果因顺天时、地利、人心，就会有兵功。如果不能顺受天赐之功的话，会反受其殃的。倘使国家幸运，则战争的首先发动者本人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假使国家不幸，那么战祸的肇事者会仍然高居其位。如果统治者声势浩大地去发动战争，借助于民力去违反天道，再加上好大喜功，那么其结果便是国家危险，天下惶乱不安，做事不会成功，庆赏虽多也仍然不会有兵功。天道决定了这一切。

## 成法 第九

### 【内容提要】

本篇先论守道，次论“道”的内涵，最后论述“道”的外延。这是“成法”的全部内容。

“循名复一”，即是守道。“握一以知多”等，即是守道的实际意义。

而道的“察于天地”、“施于四海”等语，可以看出黄老学家“道”的一统观念；而〈成法〉篇的主旨，可以概括为“为民立极”。

### 原文

黄帝问力黑：唯余一人，兼有天下，滑（猾）民将生，年（佞）辩用知（智），不可法（廢）組（沮），吾恐或用之以亂天下。請問天下有成法可以正民者？力黑曰：然。昔天地既成，正若有名，合若有形。〔乃〕以守一名。上埶（淦）之天，下施之四海。吾聞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已）。循名復一，民無亂紀。

黃地曰：請問天下猷（猶）有一虛（乎）？力黑曰：然。昔者皇天使馮（風）下道一言而止（已）。五帝用之，以杻（八）天地，〔以〕揆四海，以壞（懷）下民，以正一世之士。夫是故讒民皆退，賢人咸起，五邪乃逃，年（佞）辯乃止，循名復一，民無亂紀。

黃帝曰：一者，一而已乎？其亦有長乎？力黑曰：一者，道其本也，胡為而無長？〔凡有〕所失，莫能守一。一之解，察於天地；一之理，施於四海。何以知〔一〕之至，遠近之稽？夫唯一不失，一以騶（趨）化，少以知多。夫達望四海，困極上下，四向相抱，各以其道。夫百言有本，千言有要，萬〔言〕有■（總）。萬物之多，皆閱一空（孔）。夫非正人也，孰能治此？罷（彼）必正人也，乃能操正以正奇，握一以知多，除民之所害，而持民之所宜。■（抱）凡守一，與天地同極，乃可以知天地之禍福。

### 今译

黄帝问力黑说：我一人广有天下，刁巧的乱民就会出现，那些阿谀谄媚、花言巧辩之徒也会苦心孤诣地运用权谋，实在是难以遏止，我担心人们会群起效尤以乱天下。请问天下有没有既定的法则来端正民心？力黑回答说：有的。昔日在天地已经形成时，万物都是通过名分来正定其形质并且使形名相符，这种以名正形、使形名相符的原则就称为执守大道。这种大道，上可溢于天而下可延及四海。据我所知，天下的这种既定法则本不需过多描述，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这便是：寻求事物的名形而总归于“道”。这样的话，天下百姓就不会违法乱纪了。

黄帝说：请问天下可有“道”吗？力黑回答说：有的。过去天帝曾派风伯飞下传道，上古的帝王们采用它来辨别规范天地万物，并料理斟酌四海之事，且用它来安抚百姓、端正了一代知识分子。因此，品行败坏的人统统屏去不用，有德行的人一律被启用，各种淫邪销声匿迹，谄谀巧辩之方才止息。寻求名形而复归于道，人们不再违法犯纪。

黄帝问：“道”，莫非就仅仅是一句话吗？它还包含有更多的意思吗？力黑回答说：“循名复一”这一句话既是就“道”的根本而言的，怎么能有更多的含义呢？诸事所以有失误，就是因为不能执守大道的缘故。“道”的踪迹，可以至于天地；“道”的妙理，可以延及四海。然而，怎么知道“道”的高下远近的至极呢？“道”促使了万物发生变化，由少到多、以一知百。通观四海，穷极天地，天地四方，无论何事何物都在按照其自身规律存在和运动着；无论是千言还是万语也都有着其根本和总纲。但是，万物虽多却都是由“道”所总掌。如果不是行正德美的人，谁又能够代表天道去总理天下万物万事呢？必须是这样的圣人，才能够秉持正道以矫正邪道，把握大道去处理各种复杂事物，除去有害于人民的東西，而保持适宜于人民的東西。执守大道以总理万物，取效天地的法则，这样就可以懂得天地之间祸与福的所在了。

## 三禁 第十

### 【内容提要】

本篇论述的是关于天道、地道、人道这三道的禁忌。

首论地道的禁忌，认为君主应该正确处理务农耕与兴徭役的关系，尊重自然规律。

次论人道的禁忌，特别强调应该“刚柔相济”，即“刚不足以，柔不足恃”。这个界说，充分发展了老子道家思想，也为后世道家如《淮南子》所继承。

最后论述天道的禁忌，强调在取法自然法则的基础上，“王公慎令，民知所由”。

### 原文

行非恆者，天禁之。爽事，地禁之。失令者，君禁之。三者既修，國家幾矣。地之禁，不〔墮〕高，不增下；毋服川，毋逆土；毋逆土功，毋壅民明。

進不氏（底），立不讓，徑（徑）遂凌（陵）節，是謂大凶。人道剛柔，剛不足以，柔不足恃。剛強而虎質者丘（拒），康沉而流湎者亡；憲古章物不實者死，專利及削浴（谷）以大居者虛（墟）。

天道壽壽（踴踴），播於下土，施於九州。是故王公慎令，民知所由。天有恆日，民自則之。爽則損命，環（還）自服之。天之道也。

### 今译

行事没有一定的准则，为天道所禁止。违背农事徭役的规律，为地道所禁止。背离教令，则为君主所禁止。上述关于行为的准则、农事与徭役的关系以及教令等等三方面的事情都做好了，国家也就差不多达到治理。关于地道的禁忌，那就是君主在修筑宫室时不要夷平山陵、填充泽壑、堵塞河流、违逆地理。不要违反节令而滥兴土木之功，也不要违背百姓既定的农事规律。

只知进而不知适可而止，立身行事而不知谦卑逊让，邪僻行事而超越节度，这些都意味着大凶。人道的规律应是刚柔相济，不能只采用刚，也不可只依赖柔。刚硬强直而秉性威猛的必会困窘，沉湎逸乐淫酗于酒色的必然灭亡；只知效法古事而不合实际的是穷困不通的，侵人之利、夺人之财以扩大自己宅第的其宅第终成废墟。

天道是平正简易的，它传布于大地，延及于九州。因此王公们应取法天道，慎重地制定施行其法令，使老百姓知道如何去行事。天有恆定的法则，人们自然去取法它，如果违背它就会损伤身命，自取败亡。这便是所谓的天道。

## 本伐 第十一

### 【内容提要】

本篇论述出兵征战的不同原则及其结局，故以“本伐”名篇。

不同的用兵原则归纳为三类，即“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为利、行忿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不会获得成功；而不能将为正义而战的原则贯彻到底，也不会有好的结局。

作者强调的是在“不得已”的前提下，以贯彻始终的“为义”为总原则，以正确处理予取、禁使关系为具体策略。作者认为做到了这些，军事行动才能所向披靡、畅行无阻。

諸庫藏兵之國，皆有兵道。  
世兵道三：有為利者，有為義者，有行忿者。所謂為利者，見〔生民有〕飢，國家不暇，上下不當，舉兵而裁（裁）之，唯（雖）無大利，亦無大害焉。

所謂為義者，伐亂禁暴，起賢廢不肖，所謂義也。〔義〕者，眾之所死也。是故以國攻天下，萬乘〔之〕主〔併兼〕希不自此始，鮮能終之；非心之恆也，窮而反矣。

所謂行忿者，心雖忿，不能徒怒，怒必有為也。成功而無以求也，即兼始逆矣，非道也。

道之行也，由不得已。由不得已，則無窮。故■{大口中丰}丐者，■{左走右石}（攢）者也；禁者，使者也。是以方行不留。

蓄兵征战的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用兵原则。这些用兵的原则归纳起来有三类：有为谋利而征战的，有为道义而征战的，有为逞泄愤怒而征战的。所谓为了谋图利益而征战的，是指在别的国家正逢荒年，国家不安定，君臣上下又不和睦的情况下，而乘机发兵去诛伐。这种原则指导下的用兵结果，虽然并不能获得什么大的利益，然而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灾害。

所谓为正义而征战的含义，便是为讨伐他国的叛乱和禁止君主的暴行而出兵，这是正义之战。为正义而战，人们都会为之献身的。因此以一国的力量去功伐天下的叛乱和暴虐，超级大国的君主在兼并他国时最初都是打着正义的旗号，但很少有能把为了正义而征战的原则贯彻到底的；如果没有持之以恆的决心去为正义而战，就会最终得到相反的结果。

所谓为了逞泄私愤而发动战争的，说的是内心如果怀有愤怒，就不会仅仅是愤怒而已，它一定会由内心之怒而外化为战争。这种战争不会取得成功，这是因为这种兼并战争一开始就是违背常理的，这是不符合用兵之道的。

用兵之道，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出于不得已，所以用兵就会成功而不会有困穷的时候。因此用兵的具体策略就应该采用通过退却让地而更好地进攻夺取；通过对军队的刑罚立禁而更好地以庆赏促使其立功。做到了这些，挥师出征，就可以畅行无阻。

前道 第十二

### 【内容提要】

本篇讲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介绍治国的“前道”，即“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

第二个是讲“道”的“有原而无端”、“用者实，弗用者■”的特质以及“以居军强，以居国其国昌强”的意义。

第三个是讲对掌握“道”的“士”及“国土”的尊重和任用；重用他们则是国、民之幸，否则便是国、民的不幸。

原文

聖〔人〕舉事也，合於天地，順於民，羊（祥）於鬼神，使民同利，萬夫賴之，所謂義也。身載於前，主上用之，長利國家社稷，士利萬夫百姓。天下名軒執〔國〕士於是虛。壹言而利之者，士也；壹言而利國者，國士也。是故君子卑身以從道，知（智）以辯（辨）之，強以行之，責道以並世，柔身以待時。王公若知之，國家之幸也。

國大人眾，強國也。〔若〕身載於後，  
〔主上不用之，則利國家社稷、萬夫百姓。  
王公〕而〔不知之，乃國家之不〕幸也。  
故王者不以幸〔倖〕治國，治國固有前道：  
上知天時，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陰陽  
□□□□□□□□□□□□□□□□□□  
□□□〔名〕正者治，名奇（倚）者亂。  
正名不奇，奇（倚）名不立。正道不殆（殆），  
可後可始。乃可小夫，乃可國家。小夫得  
之以成，國家得之以寧。小國得之以守其  
野，大國〔得之以〕并兼天下。

道有原而無端，用者（則）實，弗用者（則）■ {歡之左}（窾）。合之而涅於美，循之而有常。古之賢者，道是之行。知此道，地且（宜）天，鬼且（宜）人。以居軍 [強]，以居國其國昌。古之賢者，道是之行。

## 今译

那些得道的圣人在做事时，总是考虑如何符合天地之道、顺应民心 and 神祇的意愿，并且与民同利，人们都依赖于他们，这便是所谓的道义。他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官位，君主任用了他们，对于整个国家乃至全天下的人都是大有利处的。这样的话，天下的名士就都会来归附的。一句话就可以使君主获利的，这便称作“士”；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获利的，这便称作“国士”。因此说，有道的贤人都是谦卑己身以遵从天道，用他们的才智去认识道，努力用道去指导自己的行动，并且寻求道的与世相合，卑屈己身以待天时。作为一国之君，如果懂得了这些圣贤们所掌握的道便是国家的大幸了。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本该算是强国了。但如果得道的贤人不能得到应有的官位，君主不任用他们，那么对于国家乃至全天下人都是大为不利的。作为一个统治者来说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国家的大不幸。君主不应该不遵天道而以侥幸治国，治理国家本来是有既定的法则的，这便是要懂得天时、地理、人事；而且，精通阴阳之道。……正定名分使名实相符万事就由条理，否则就会纷乱无序。正定了名分则万事可成，不正定名分事情就不会成功。天地正道是永不衰败的，掌握了正道，则后动先动皆顺当自如。“道”不但可施用于个人的修身，也可施于国家的治理。个人得“道”则可成就其事业，国家得“道”则可以治理太平。小国得“道”可以常保其疆土，大国得“道”则可以统一天下。

“道”是有他的本原的但却寻不着它的边际，应用它的时候会感到它的实有，不用它的时候似乎它又是空无的。合于“道”则万事万物都会向好的方向转化，遵循“道”则一切都会有常规。古代圣贤，办事只知遵行“道”。懂得了“道”，则天地之道、人鬼之道皆能相宜。用“道”来治军则军队强大，用“道”来治国则国家强盛。古代的贤圣，只知遵行“道”。

## 行守 第十三

### 【内容提要】

本篇论述为国、为人的守则。

为政治国，不应“骄溢好争”、“刑于雄节”、耍弄阴谋；否则的话，自有天道去倾覆它。

为人修身，要言行一致，即“言之壹，行之壹”。

“直木伐，真人杀”，是道家尚雌崇柔的哲学思想组成部分；然而作为人们行事的处事规则，社会学上的规避意识却是由此积淀而成。

### 原文

天有恆幹，地有恆常，與民共事，與神同[光]。驕溢（溢）好爭，陰謀不祥，刑於雄節，危於死亡。奪之而無予，其國乃不遂亡。近則將之，遠則行之。逆節萌生，其誰肯當之。天惡高，地惡廣，人惡苛。高而不已，天[將]闕（蹶）土（之）；廣而不已，地將絕之；苛而不已，人將殺之。

有人將來，唯目瞻之。言之壹，行之壹，得而勿失。[言]之采，行之■{熙之上}（臬），得而勿以。是故言者心之符[也]，色者心之華也，氣者心之浮也。有一言，無一行，謂之誣。故言寺（持）首，行志（持）卒。直木伐，真人殺。無形無名，先天地生，至今未成。

### 今译

天地都有永恒不变的法则，与民同其生息。与神共其光宠。骄横凌人、逞强斗勇、好弄阴谋的国家必有祸灾，取法于“雄节”的国家，必有灭亡的危险。攻夺了他国的领土而据己有不分封给贤者，那么这个被攻占的国家就不会最终灭亡。邻近“雄节”之国的小国会顺从它，而远离它的国家会离弃它。背逆天道的恶行正在势头上的时候，有谁肯去正面的抵敌它呢？天道厌弃高傲，地道厌弃自大，人道厌弃暴虐。高傲不止，天道自然会倾覆它；自大无休，地道必然会灭绝它；暴虐到极点，人道自然会惩办它。

在接触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用眼睛去观察他。如果这个人是一言一行的，就不应失去他而要重用他；如果他说得很漂亮却没有实际行动，就不宜任用他。所以说语言是人内心的标志，表情是人心理的外化，气质是人心灵的表露。言行如果不一致，便是一种欺骗行为。因此有一言在先，就应有一行继之于后。笔直之木因为太显眼而易被砍伐，刚直之人因为遭人忌恨而易被杀戮。“道”是没有名状的，它产生于天地开辟之前，它的化生妙合的过程至今也还未完成。



## 顺道 第十四

### 【内容提要】

本篇论述顺应天道是取天下、治国家的重要法则。而持守雌节，便是顺应天道的具体体现。

本篇用三个层次展开对雌节的讨论：

首先，从肯定的意义上，即从“应该如何做”的角度阐明雌节的内涵及如何持守雌节。

其次，从否定的意义上，即从“不该如何休作”的角度论证雌节的内涵及怎样持守雌节。

第三，从结果论的角度，证明雌节的意义所在。

篇尾的“顺之至也”，既点醒了全篇主题，也标明了雌节的大要。

### 原文

黃帝問力黑曰：大■{上草頭下呈}（庭）氏之有天下也，不辨陰陽，不數日月，不志四時，而天開以時，地成以財。其為之若何？力黑曰：大■{上草頭下呈}（庭）之有天下也，安徐正靜，柔節先定。■{日上怨下无心}濕（委變）恭儉，卑約主柔，常後而不失（先）。體正信以仁，慈惠以愛人，端正勇（象），弗敢以先人。

中請（靜）不刺（流），執一毋求。刑於女節，所生（主）乃柔。[故安靜]正德，好德不爭。立於不敢，行於不能。戰示不敢，明執不能。守弱節而堅之，胥雄節之窮而困之。若此者其民勞不[侵]，几（飢）不飢（怠），死不宛（怨）。

不曠其眾，不為兵邾（主），不為亂首，不為怨媒，不陰謀，不擅斷疑，不謀削人之野，不謀劫人之宇。慎案其眾，以隨天地之從。不擅作事，以待逆節所窮。

見（見）地奪力，天逆其時，因而飾（飭）之，事環（還）克之。若此者，戰勝不報，取地不反，戰勝於外，福（富）生於內，用力甚少，名聲章名，順之至也。

### 今译

黄帝问力黑说：大庭氏的取得天下，他并不需要去辨别阴阳晦明、不记数年月时日、也不认知四时节序，然而阴阳晦明、四时节序却自然有规律地交替运转，各种物质生活资料也自然生成成长就。他究竟是怎样管理天下的呢？力黑回答说：大庭氏的取得天下，是靠着安然舒适正定静默，以雌柔来正定天下。同时委婉和顺恭敬谦让，谦卑简易执持柔弱，退守雌节而不进逞雄强。实行公正的律度以取信天下，施以恩惠以爱护众生，端正其行，不敢居先自傲。

心意静守而不外驰，执持大道而不追逐物欲。取法雌节，处守柔弱。安舒静定持正其德，美好之德不妄自争竞。要立足行事表现出怯懦和卑弱，善战却显示出不敢作战的样子，强大却执守卑弱。持守弱节必须坚决而有耐性，直等到逞强恃勇之敌穷困时再去乘势攻击它。这样的话，手下的臣民就会虽然劳疲但绝不会怠慢，虽然忍饥但不懈惰，虽出生入死而不会怨恨。

不应使百姓穷困，不做战争的发动者，不做祸乱的肇始人，不做引起怨恨的媒介，不搞阴谋颠覆，不妄自尊断和犹疑，不图谋侵削他国的领土，不谋求掠夺别国的宫殿居舍。严谨地稳定自己的臣民，遵从天地运行的规律。不妄自行事，等待“逆节”自己走向穷途末路。

觊觎别国的土地，肆意掠夺民力，这是违背天道的，乘势因时去伐正它，而敌人所行的恶事也会反过来促使其导致失败。如果这样的话，则战争会彻底取得胜利而不会再有反复，攻夺了敌国土地也不会再得而复失。这样就可以外得兵功，内得财富，以微小的代价，取得显赫的功名。这便是顺应天道的结果。

## 名形 第十五

### 【内容提要】

本篇原无标题，我们据篇首“欲知得失情，必审名察刑”而补。

本篇主旨是阐述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

审名察形——正定虚静——清静无为——顺任自然——与物宛转，这便是本篇立论的次第。

本篇与《庄子》有重合之处，很值得研究。

### 原文

欲知得失情，必审名察形。形恆自定，是我愈靜。事恆自施，是我無為。靜翳（壹）不動，來自至，去自往。能一乎？能止乎？能毋有己，能自擇（釋）而尊理乎？紆（葆）也，毛（屯）也，其如莫存。萬物羣至，我無不能應。我不藏故，不挾陳（新）。嚮者已去，至者乃新。新故不■{摻之右}（摻），我有所周。

### 今译

想要懂得得失福祸的道理，就一定要审知事物的名称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天下万物都自有他们确定的归属，因此人更应该持守清静。天下万物都自有它们运行发展的规律，因此人也就应该虚静无为。人应该虚静专一不妄施为，事物的发生与消逝皆有其客观依据，要听其自便宛转顺应。能做到用心专一吗？能做到持意静定吗？在判断事物时，能不能以客观为依据而排除主观臆测呢？或隐或显或静定或动出，总能维持一种若有若无的超然境界。这样的话，一任事物纷至沓来，皆能应付自如。古旧的东西听其自去，新生的东西任其自来，而不要主观人为地去介入。消逝的是过时的东西，来到的是新生的东西。天下万事万物，无论是新生的还是死灭的，都不能扰乱虚静的心灵，这是因为我们能够与物宛转、顺其自然的缘故。

## 《称》

《尔》是古佚书《黄帝四经》的第三篇，不分小节，中间标有墨点处起分段作用，并标示韵脚的转换。

本经近似于古代格言和谚语的集萃，因此段与段之间没有明显的必然联系；而作者在纂辑时却是尽量努力地把相近的格言谚语编排在一起。

本经名为《称》，所以本经主旨就是通过对阴阳、雌雄（节）、动静、取予、屈伸、隐显、实华、强弱、卑高等等矛盾对立转化关系的论述，为人们权衡选择出最正确、最得体、最有效的治国修身的方案。

### 原文

道無始而有應。其未來也，無之；其已來，如之。有物將來，其形先之。建以其形，名以其名。其言謂何？•環（營）[刑] 傷威，弛欲傷法，無隨傷道。數舉三者，有身弗能保，何國能守？

• 奇從奇，正從正。奇與正，恆不同廷。• 凡變之道，非益而損，非進而退。首變者凶。• 有儀而儀則不過，恃表而望則不惑，案法而治則不亂。• 聖人不為始，不專己；不豫謀，[不棄時]；不為得，不辭福。因天之則。• 失其天者死，欺其主者死，翟（咎）其上者危。心之所欲則志歸之，志之所欲則力歸之。故巢居者察風，穴處者知雨；憂存故也。憂之則[存]，安之則久；弗能令（領）者弗能有。

• 帝者臣，名臣，其實師也；王者臣，名臣，其實友也；霸者臣，名臣也，其實[賓也。危者]臣，名臣也，其實庸（佣）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實虜也。• 自光（廣）者人絕之，[驕溢]人者其生危、其死辱翳（也）。居不犯凶，困不擇（釋）時。• 不受祿者，天子弗臣也；祿泊（薄）者，弗與犯難。故以人之自為[也，不以人之為我也]。• 不仕於盛盈之國，不嫁子於盛盈之家，不友[驕倨慢]易之[人]。

• [聖人]不執偃兵，不執用兵；兵者不得已而行。• 知天之所始，察地

### 今译

包罗万象的大“道”浩广而没有边际，但却是实实在存在着。人们没有认识到它的时候，它好像没有；认识到它的时候，它便随之出现了。一个事物的形质和概念即将产生的时候，它的形状是首先显现出来的。事物的形质出现了，才可据此来给它定名。这样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是需要人们仔细思考的。乱用刑法就必然损伤威严，放纵私刑则有伤法度，不遵循客观规律就会损伤大“道”。这伤害威严、法度、大“道”的行为反复出现，其结果就是自身难保，甚至失掉国家。

用非常规的手段处理特殊的事情，用常规手段处理常规事物，特殊与常规，各有其位，不能混淆。凡出现改变常规超越准度的情况时，那么应付的方法便是谦抑退让、虚静无为。最初改变常规的必有凶祸。依据仪器来测量就不会有误差，依靠仪表来观测就不会迷惑，用法度来治理就不会混乱。做为圣人，不先动、不偏执一己之见，天时未到便不豫先谋划、而天时到了也不可失去时机，不谋求索取、而福祥来至也不可放过：总之要因顺上天的法则。做为君主，如果失去天道他的国家就会灭亡；做为大臣，欺蒙主上就会戮死；做为小民，轻蔑上司就有危险。人们心里想要得到的就应立志去完成它，立志想要达到的就应花费气力去实现它。巢居于高树者对风最敏感，穴处于低洼者对雨最敏感，这种对风或雨各自的担忧，都是由它们不同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而对各自的生存环境有明确的忧患意识的就能生存，如果能进一步安然处之的话就能长久；倘不能很好地对待这个问题，便不能自保其身。

做为“帝”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其实是他的老师；做为“王”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其实是他的朋友；做为“霸”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其实是他的宾客。濒危国家君主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其实只是临时雇员；流亡君主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其实只是仆人罢了。自以为德能广大的人必被人们所唾弃，盛气凌人者很危险，甚至会自取耻辱和灭亡。人们在顺境时不要妄为乱作自取凶祸，在逆境时也不要自暴自弃放过机会。没有享受朝廷俸禄的，天子就不要把人家当作臣仆来驱使，如果提供的俸禄本就不多，那么天子也不要强求人家与自己共患难。所以说天子御下的方法，应该是因顺人的天性，而不要人为地去扭曲它。人们切勿到

之理，聖人廩論（靡淪）天地之紀，廣乎獨見，[卓乎]獨[知]，口[乎]獨口，口[乎]獨在。•天子地方千里，諸侯百里，所以聯合之也。故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擬）焉；立正嫡者，不使庶孽疑（擬）焉；立正妻者，不使婢（嬖）妾疑（擬）焉；疑（擬）則相傷，雜則相方。

•時若可行，亟應勿言；[時]若未可，塗（杜）其門，毋見其端。•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取予當，立為[聖]王；取予不當，流之死亡。天有環刑，反受其殃。•世恆不可擇（釋）法而用我，用我不可，是以生禍。•有國存，天下弗能亡也；有國將亡，天下弗能存也。•時極未至，而隱於德；既得其極，遠其德，淺（踐）[致]以力；既成其功，環（還）復其從（蹤），人莫能代（殆）。•諸侯不報仇，不修（滌）恥，唯[義]所在。

•隱忌妒妹（昧）賊妾（捷），如此者，下其等而遠其身；不下其等不遠其身，禍乃將起。•內事不和，不得言外；細事不察，不得言[大]。•利不兼，賞不倍；戴角者無上齒。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實穀不華，至言不飾，至樂不笑。華之屬，[必有實，實中]必有覈（核），覈（核）中必有意。•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誥誥（浩浩）作事，毋從我終始。雷[以]為車，隆隆以為馬。行而行，處而處。因地以為資，因民以為師；弗因無■（神）也。

•宮室過度，上帝所惡；為者弗居，唯（雖）居必路。•減衣衾，薄棺槨，禁也，疾役可。發澤，禁也，草叢可。淺（殘）林，禁也，聚[眾可]。墮高增下，禁也，大水至而可也。•毋先天成，毋非時而榮。先天成則毀，非時而榮則不果。•日為明，月為晦；昏而休，明而起。毋失（佚）天極，廢（究）數而止。•強則令，弱則聽，敵者循繩而爭（靜）。•行憎而索愛，父弗得子；行侮而索敬，君弗得臣。•有宗將興，如伐於[川]；有宗將壞，如伐於山。貞良而亡，先人餘殃；商（猖）

极端强盛的国家去做官，不要把女儿嫁到极端豪贵的家庭中，不能与骄傲自大、轻视他人的人交朋友。

圣人不是一味地反对用兵，但也不主张一味地用兵；战争手段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圣人上知天道的根本，下知地道的规律，它能够顺应天地之道，所以他有远见卓识，并且恬然自在。天子辖地一千平方里，诸侯辖地一百平方里，这种等级差异是和他们的身分地位相联系对应的。因此设立天子时，在等级制度上不能使诸侯与之相同；将正妻之子立为太子，就不使众妾之子在身分地位上与之相等；设立正妻，就不使众妾在身分地位上与之平等。如果两相对等就会相互伤害，两相混淆就会互相敌对。

时机成熟了，就要在行动上立刻做出反应而不要声张；时机未到，就要敛藏心机，不露声色。天道控制着寒来暑往，地道掌握着高低的差异，人道决定着夺取和给予。如果取予得法，就可以尊为圣王；取予失当，就会流徙四方、身死国亡。天道循环运行，有德必有刑，取予不当，就要受到天刑的惩罚，自取祸殃。人世规律是不允许舍弃法度而用一己之私的，如果偏执于一己之私，就会导致祸患。当一个国家还具备存在的必然条件时，人们是不能够灭亡它的；当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必然灭亡的条件时，人们也无法再挽救它。时机未到，要自隐其身以修德待时；时机到了，就应该广施其德，努力行事；而当大功告成以后，就要及时收踪敛迹，还原到最初的静隐，这样才不会受到任何危害。诸侯不一定有仇必报、有耻仇必雪，关键要看是否合于道“义”。

对于像蒙蔽君主、嫉妒贤才、陷害忠良、行为邪佞这一类的人，就应该贬黜和疏远；对他们如果不贬黜疏远，就会因此而生出祸患。君主如果连自己家庭内部的事情都不能理顺，就没有资格来讨论国家的事情；小是不明，大事也就谈不上了。君主对臣民如果施赏不丰，那么相对的他获利亦少；这个道理就如同动物既然有了双角就不会再有上齿是一样的。兴兵征伐，必须师出有名，功成而止。饱满的谷物没有花，意蕴深远的语言没有装饰，真正的快乐不表现在欢声笑语上。因为内在的东西才是最根本的东西，这就好比花的内里是果，果的内里是核儿，核儿的内里是仁儿。有左必有右，右雌必有雄，这是天造地设、自然而然的。因此，人们的一切行事，或终或始都不要固执己意，应因顺天道。以雷为车，以云为马，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因任地宜以为资财，因顺民心以为师旅；不知因顺之道，这是不明智的。

广修宫室，穷奢极欲，为上天所不容；大肆兴建了宫室也不能居住，即便居住了也不会长久。随意减少葬埋死者的衣被、祭品的数量和棺槨的厚度，这是被禁止的。但偶逢疾疫则葬礼可以从减。发掘川泽，是被禁止的，聚众兴兵时可伐木以备军需。为了多建宫室而掘低高地、填平低洼，是被禁止的。然而时逢洪水暴雨成灾，则为疏导大水而挖高填低是可以的。植物不能违背自然生长规律而提前成熟，也不能不适时地开花茂盛。提前成熟会毁败，不适时地开花茂盛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太阳出来就是白天，月亮升起就是夜晚；夜晚人要休息，白天人要劳作。君主兴兵伐国不要超过天道所规定准

闕(獺)而枯(活),先人之連(烈)。**•**卑(卑)而正者增,高而倚者備(崩)。

**•**山有木,其實屯屯。虎狼為(雖)猛可掬,昆弟相居,不能相順。同則不肯,離則不能,傷國之神。[神胡不]來,胡不來相教順(訓)弟兄茲(哉);昆弟之親,尚可易■{哉无口}(哉)。**•**天下有三死:忿不量力死,嗜欲無窮死,寡不避眾死。**•**毋藉賊兵,毋裹(賫)盜量糧。藉賊兵,裹(賫)盜量(糧);短者長,弱者強;羸絀變化,後將反■{施无方}(施)。**•**弗同而同,舉(與)而為同;弗異而異,舉(與)而為異;弗為而自成,因而建事。

**•**陽親而陰惡,謂外其膚而內其■{劇立刀变力}。不有內亂,必有外客。膚既為膚,■{劇立刀变力}既為■{劇立刀变力};內亂不至,外客乃卻。**•**得焉者不受其賜,亡[焉]者不怨大(其)[非]。**•**[夫]天有明而不憂民之晦也,[百]姓闕其戶牖而各取昭焉;天無事焉。地有[財]而不憂民之貧也,百姓斬木■(刈)薪而各取富焉;地亦無事焉。**•**諸侯有亂,正亂者失其理,亂國反行焉;其時未能也,至其子孫必行焉。故曰:制人而失其理,反制焉。

**•**生人有居,[死]人有墓。令不得與死者從事。**•**惑而極(亟)反(返),[失]道不遠。**•**臣有兩位者,其國必危;國若不危,君臽(猶)存也。失君必危,失君不危者,臣故■(佐)也。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家若不亂,親臽(猶)存也。[失親必]危(亂),失親不亂,子故■(佐)也。**•**不用輔佐之助,不聽聖慧之慮,而恃其城郭之固,怙其勇力之禦(圉),是謂身薄;身薄則貸(殆),以守不固,以戰不克。**•**兩虎相爭,奴(驚)犬制(利)其餘。

**•**善為國者,大(太)上無刑,其[次正法],[其]下鬥果訟果,大(太)上不鬥不訟有(又)不果。[夫]大(太)上爭於[化],其次爭於明,其下戕(救)患禍。**•**寒時而獨暑,暑

度,达到了这个准度就应及时罢手。强大的国家可以命令对方,弱小的国家要听命于对方,势力均等的国家之间才会按照规矩各安本分。做父亲的行为恶劣,要想得到儿子的敬爱是不可能的;作为君主举止邪逆,要想得到臣下的敬爱也是不可能的。当一个国家将要兴起的时候,其势如川泽之溃决;而当一个国家要灭亡的时候,其势如山峰之崩塌。正直善良的人夭折,是因为祖上积累下了祸殃;猖獗邪僻的人长寿,是因为祖上积累下了功德。其势低卑而根基平正的会不断增高,其势高峻而根基歪斜的早晚要倾覆。

山上种有树木,果实饱满盛多。虎狼虽凶犹可驯顺,兄弟至亲却不和睦。他们既不能和睦共处,又不能远离别居,真是让死去的先人们伤心。死去的先人们为何不来,为何不来教诲他们呢?都是血缘亲属,不和睦的现象会改变的。天下有三种人为的死亡现象,一种是因为逞努斗狠不自量力,二种是穷奢极侈欲壑难平,三种是以寡敌众不识时务。不要把武器借给贼人,不要把粮食给予强盗。倘使武器借给贼人,粮食给予强盗,就会造成短者变长、弱者变强的结果;这种力量消长变化的结果,是会反过来给自己施以伤害的。不相同却相同了,这是由于因顺的结果;不相异却相异了,这也是因顺的结果;无所作为却建成了事功,这仍然施因顺的结果。

表面和善而内里却险恶,这便称作用表面的美善来掩盖内在的罪恶。这样的话,即使没有内乱,也会有外敌侵侮。美的就是美,丑的就是丑的,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则内乱不生,外敌不至。运用“道”的人,虽有所得,但不必认为是接受了“道”的赏赐,虽有所失,但也不必埋怨它的不是。天有光明所以不忧虑百姓生活在黑暗中,百姓自可以开凿窗户来取得光亮;天不需要有所作为。地有财富所以不忧百姓生活在贫困之中,百姓自可以伐树割柴来取得财货;地是不需要有所作为的。诸侯国中有发动叛乱的,那么兴兵平定叛乱如果不合乎天道,则叛乱反而会施行报复的,即使当时报复不能得手,他们的后代也必然会报复的。所以说,要制服人却不合天道,反而被对方所制服。

房屋用来居住活着的人,而墓穴用来葬埋死去的人。不能将活人的房屋与死人的墓穴同等对待。有所迷惑,觉悟以后赶快回转,这样的话迷失大“道”就不会太远。大臣身为臣子,却行使了君主的权力,国家必然危险;国家如不危亡,那是由于君主还存在。如果失去了君主,国家必然危险;国家如不危亡,那是由于大臣还在尽力起着辅弼的作用。身为儿子却行使了父亲的权力,这个家庭就会混乱;家庭如果没有混乱,这是因为父亲还存在。失去父亲,家庭必然混乱;如果没有混乱,那是由于儿子还在那里尽力支撑着。如果不用贤良的辅佐,不听取开明聪慧者的谋虑,只知道依赖于城池的险固和倚仗兵力的强盛,这便叫做势单力薄;势单力薄就很危险,防守不会稳固,攻战不会取胜。二虎争斗疲弊时,劣犬便会从中获利。

善于治理国家的,最理想的是不设刑罚,其次才是正定法律,再其次便是在参与天下的竞争和处理国内的狱讼时,态度和行动坚决果断,最次的便是竞争、断案



## 《道原》

《道原》是古佚书《黄帝四经》的第四篇，不分小节

“道原”，就是对“道”的本体和功用进行探源。

“道”是既无始又有始、既无名又有名、既隐微又显明、既小而无内又大而无外、既不可企及又可以企及、既虚又实、既运用变化又静止恒定……这种“道”的二重组合就构成了“道”的既不可感知又可以感知的本体论。

由于“道”的这种二重组合，就使得“道”具备了可阴可阳、可柔可刚、可损可益、可无为可为、可退可进、可屈可伸等等一系列特质。

掌握了二重组合的“道”，自然可以“握少以知多”；自然可以通过审分定名的无为的手段，达到“万民不争”、“万物自定”的无不为目的；从而复归到“恒无之初，迥同太虚”的真正无为的最高理想境界。这即是“道”的功用所在。

经末“观之太古，周其所以；索之未无，得之所以”四句，是对“道”的本体与功用的最高概括。

### 原文

恆無之初，迥（洞）同大（太）虛。虛同為一，恆一而止（已）。濕濕夢夢，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靜不■{熙无四点}（熙）。故未有以，萬物莫以。故無有形，大迥（同）無名。天弗能覆，地弗能載。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盈四海之內，又包其外。在陰不腐，在陽不焦。一度不變，能適蛟螭。鳥得而飛，魚得而流（游），獸得而走；萬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見其形。

一者其號也，虛其舍也，無為其素也，和其用也。是故上〈夫〉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測也。顯明弗能為名，廣大弗能為形。獨立不偶，萬物莫之能令（離）。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雲氣，蛟行螭重（動），戴根之徒，皆取生，道弗為益少；皆反焉，道弗為益。堅強而不損（贖），柔弱而不可化。精微之所不能至，稽極之所不能過。

故唯聖人能察無形，能聽無[聲]。知虛之實，後能大虛；乃通天地之精，通（迥）同而無間，周襲而不盈。服此道者，是謂能精。明者固能察極，知人之所不能知，

### 今译

在最初一切皆无的原始洪荒时代，宇宙天地还处于混同浑沌的状态，空虚混同成为先天一气，除此恒定的一气（道）之外，别无他物。先天一气涌动聚合混聚不分，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先天一气神妙微奥周密充盈，精细宁静而不显耀。所以它好像并不依赖于它。它没有固定的形态，茫然混同没有名称。天不能覆盖它，地不能承载它。它可以精微纤细成就小物，也可以广大浩渺成就大物。它充满于四海之内，而且可以涵盖四海以外的一切世界。它在阴地不会腐朽，在阳地也不会焦毁。它恒定持正永不改变，能使各种大小动物都适宜地生存。在它的作用下，鸟儿可以自由的飞翔，鱼儿可以处在地游动，野兽可以欢快地奔驰。万物依赖于它得以生存，百事依靠它得以成就。人们都在运用着它，但却看不见它的形状。

“一”是“道”的名号，虚无是“道”的处所，无为是“道”的根本，和合是“道”的作用。所以，“道”是高深莫测不可探究的。它朗朗显著却无法称呼，浩浩广大却不能形容。它独一无二，万物都离不开它。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云气以及各种动、植物化育生存的资料都取之于“道”，而它本身却并不因之而减少；如果反过来把这些资源都还给“道”，它本身也并不因之而增多。它刚直强硬却不能毁折它，柔韧软弱却无法改变它。再精微的东西也达不到“道”的境界，再至极的东西也不能超过“道”。

所以，只有圣人才能察知、体悟无形、无声的“道”。懂得虚静无为实际内涵，才能达到虚静至极的境界；才能融通天地的神明，和同万物而有无间隙，运转进退而永不懈怠。掌握了这个“道”，就称得上精明。精明的人自能察知一切现象界至为幽微、至为深广的底蕴，他能认知人们所不能认知的东西，把握人们所不能把握的江西。这便称为察知一切事物的至极。圣王施行此“道”，所以天下归服。

服人之所不能得。是謂察稽知極。聖王用此，天下服。

無好無惡，上用〔察極〕而民不廩（迷）惑。上虛下靜而道得其正。信能無欲，可為民命；信〔能〕無事，則萬物周扁（便）：分之以其分，而萬民不爭；授之以其名，而萬物自定。不為治勸，不為亂解（懈）。廣大，弗務及也；深微，弗索得也。夫為一而不化：得道之本，握少以知多；得事之要，操正以政（正）畸（奇）。前知大（太）古，後〔能〕精明。抱道執度，天下可一也。觀之大（太）古，周其所以；索之未無，得之〔其〕所以。

不凭主观意志去肯定什么或否定什么。作为君主如能察知最为广大深微的东西百姓就不会迷惑。君主以无为驭下，百姓安静听上，二者结合，“道”便得其所哉。作为君主，真正做到了毫无贪欲，才能够帮助百姓安身立命；真正做到了无为，才能够使万物各安其性：具体讲，那便是按照人们各自的名分来确定他们适当的职分，人民就不会再相争了；根据事物各自的名称而给予正确的界定，一切也就都安然静定了。不要因为国家治理而忘乎所以执意努力，也不要因为国家有乱而茫然无措存心怠惰。“道”虽然浩广博大，但不需趋行即可企及；虽然精深细微，但不需求索即可得到。“道”是“一以贯之”而永恒不变的：所以把握了“道”的精髓，就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把握住事物的关键，就能够秉持正道以矫正邪道。上知远古以来的社会发展规律，就能够不断地精明起来。对远古以来的社会发展史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完全了解“道”的功用是怎么样的了；如果对天地万物未创生前的洪荒时代进行探究的话，就会懂得“道”的本体是怎么回事了。